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13位ISBN编号：9787506032216

10位ISBN编号：750603221X

出版时间：2008-08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奥西普·曼杰什坦姆

页数：412

译者：汪剑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死亡和阴谋离我不远” 我希望说出的词，已经被我遗忘。 失明的燕子将返回到影子的宫殿， 扑闪剪子的翅膀，与透明的影子嬉戏。 一支夜歌在失忆的状态中响起。 这一节诗句表达的是一个以词语对抗失忆的时间并重建人类记忆的乌托邦理想。它的作者奥·曼杰什坦姆是20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俄罗斯诗人之一，曾被安德烈·别雷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则声称：曼杰什坦姆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他的生和他的死一样，都是文明的结果”，至于他所做的一切“将如俄罗斯语言一样长久地存在”。确然，在一个捕狼犬横行的世纪里，曼杰什坦姆就像一只高傲的燕子，自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形式山岩上起飞，穿行于20年代伦理学与政治混杂的美学天空，在30年代的伪宗教合唱中成为落单的异类，最终悲剧性地坠落于远离俄罗斯中心的海参崴集中营，而其悲鸣将穿越时空激荡起永恒的回声。他的作品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向远古文明和传统文化进行凭吊，对现实社会予以辛辣的抨击和讽刺，形成了极具现实能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对时代的不屈反抗中为充满喧嚣的时代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他的诗歌中所流露的这些综合性品质，使他的声誉越出了国界，成为与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和叶芝等世界级大师并肩的人物。 1891年1月2日(俄历1月14日，另一说为1月3日)，奥西普·艾米列耶维奇·曼杰什坦姆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后裔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皮毛商人，非常讲究实用，同时又喜好幻想，这种充满悖论的性格通过血液部分地遗传给了他的长子。母亲是一名中学的音乐教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史专家温格罗夫有亲戚关系。或许，正是受惠于母亲的熏染，曼杰什坦姆自小便养成了对音乐特殊的爱好。青年时代，他迷恋于“瞬间的韵律”，认为词语的终端便是音乐，甚至在一首诗中高声呼吁爱神阿弗洛狄蒂裸身停留在自然的节奏里，让心灵与词一起回到源初的音乐，在音符的飞沫中重归生命的开始。并且，他坚信，当人类面临自己的末日，音乐将像拯救的钟声似的最后一次响起。总之，他对音乐的关注，不仅在于它是一门音响艺术，更将它看成生活的支柱，是对语言的信仰。 小奥西普出生不久，全家迁到彼得堡附近的巴甫罗夫斯克，随后便在彼得堡城内定居。曼杰什坦姆的童年和少年主要在这座城市度过，它对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座令他“熟悉到泪水，熟悉到经脉，熟悉到微肿的儿童淋巴腺”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彼得堡可说是曼杰什坦姆精神上的摇篮。诗人求学于捷尼什夫中学期间，受校长弗·吉皮乌斯的影响，开始诗歌的练习阶段。曼杰什坦姆最初的创作带有一定程度的模仿性，称得上是象征主义的一名勤奋的学徒和追随者。他的早期诗歌所表达的情绪、主题和形象，大多出自一个源泉：“难以言喻的”悲哀，室内孤独，对远离矛盾和悲剧的生活的渴望。不过，它们也没有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特有的对“彼岸世界”的神秘主义追求。1909年晚秋，他在母亲的陪同下，曾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创刊不久的《阿波罗》杂志。据说，安年斯基非常赏识他的诗才，将他的作品刊登在了该杂志的第九期(1910年8月)上。在这位象征派前辈的引荐下，曼杰什坦姆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 1911年，曼杰什坦姆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起初经常光顾维雅·伊万诺夫家著名的“星期三沙龙”，在那里结识了后期象征派的重要诗人勃洛克、别雷。此后，他结识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戈罗杰茨基等人，与后者共同创办了“诗人车间”，打出“阿克梅”的旗帜，正式开展自己的诗歌活动，并迅即成为该诗人群中的“首席小提琴”(阿赫玛托娃语)。同时，他还参加过由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主持的宗教—哲学协会的活动。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那时的他是“一个几乎还是孩子似的、瘦削的青年”，“高昂着头，钮扣上别着一枝铃兰花”。作为普通人和作为诗人的个性，在曼杰什坦姆身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与他崭露头角便有十分成熟的写作状态相对比，他在生活中完全像一个任性的、瞎折腾的孩子，其行为极其冒失和轻率。哪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活，没有食品，没有鞋子，他依然会幻想去享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拜。和许多天才诗人相似，平时，他似乎整天都沉溺于一些琐碎的小事，但只要话题一旦涉及诗歌，马上就会显露出诗人的本色：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地发表各种精辟的见解。他虔诚地膜拜艺术，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知识渊博，经常忘我地工作，并且善于在充满激情的状态下控制语词，使作品荡漾着神秘的音乐性。这一阶段，他的作品不时地刊登在阿克梅派的核心杂志《阿波罗》、《北方人》上。 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运动中，曼杰什坦姆是以“石头”诗人著称的，这与他191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石头》有关。这部作品不仅得到了世纪初俄罗斯诗坛上的领军人物，如勃柳索夫、勃洛克等的交口赞誉，也为他赢得了不少诗歌上的同好和崇拜者，几乎与他同时成名的叶赛宁就认为他是一位天生的诗人，甚至说道：“有他在写诗，我们还写个什么？”有评论认为，这本诗集是他“诗意地理解世界和时间”所迈出的第一步，其中弥漫着对社会变动和世

纪性灾难的预感，诗人初步展示了自己创作风格的多种要素：严谨的格律、凝重的词句、客观化的物象、造型上的建筑感和诗意的文化色彩，等等。他喜欢在平凡中创造奇迹，力图对远古文明，如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等文化的积淀进行综合，系统地研究和探索它们深层的联系，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第四维度，通过对历史、神话的朦胧回忆，来领悟现实的生活，追求石头般可感可触的冷静、坚硬和持久，在对历史的词语还原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还原。十月革命以后，在高尔基的帮助下，曼杰什坦姆进入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住进政府特意安排的作家公寓。但是，正如阿赫玛托娃对他的评价：“这是一个就流浪者一词最高含义上的灵魂的流浪者，也是一个受到诅咒的诗人，他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永远对南方、大海和新的地方感兴趣。”曼杰什坦姆的天性中仿佛十分喜爱生活中的动荡、失落和奇遇，因此，他不仅从来没有不动财产，也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总是热衷于带着妻子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旅行，在自己的朋友、崇拜者、诗歌爱好者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呆腻了，便又向另一个目的地出发。诗人的天性使得曼杰什坦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完全不谙世故。1920年秋天，他在乌克兰的滨海城市费奥多西亚被白军当作布尔什维克间谍抓了起来。当他被关进囚房时，他近乎天真地对狱卒大声嚷道：“快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然而，命运似乎习惯于和人开玩笑，认定自己“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杰什坦姆却一生都和“逮捕”、“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他不仅坐过孟什维克的牢房，也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房，最终病死在远东的集中营里。……十分明显，在每一节如同呐喊一般的诗句背后，伫立着一个个确定的历史具体性：祖国、神话、浪漫主义。曼杰什坦姆通过纯粹的语言手段创造了个人的文化史，刻画了历史与时间难以回溯的新形象。曼杰什坦姆的新古典主义立场，实际是对当时流行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反拨。他标举古老的、为许多世纪遵循的古典主义的艺术标准，其目的绝不是单纯的模仿和抄袭，而是为了新艺术目标而对旧标准的改造。为此，他写道：“我希望更新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而不会满足历史上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曼杰什坦姆渴望创造自己的希腊、自己的罗马，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并不准备反对现代意识。恰恰相反，他在经典诗人和作品中看到了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手段，这就是说，触动他的不是表面形式，而是精神。在他看来，“古典主义诗歌——是革命的诗歌”，而时代的伟大则引导着他对伟大的艺术的回归。唯其如此，曼杰什坦姆“眷念世界文化”式的写作不仅可能、而且还以诗歌语言的新生作为前提。事实上，作为极具形式感的诗人，曼杰什坦姆也并不严格遵循经典的诗歌形式，而是对俄罗斯诗歌传统的韵律、音步、抒情的结构部分地进行了独特的改造，他在诗歌语义学范围内放手大胆地实验，追求语言的意义关系的尖锐革新，有时甚至更改某些词的原意。有意味的是，曼杰什坦姆的这种尝试恰好与他所反对的未来主义者一致，构成了他风格最鲜明、最独到的外貌，他本人也在无意中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者。曼杰什坦姆以自己的创作构建了一个新的语言体系，他所扩张的不是词典本身，而是语词含义的碎块。他推动它普通、稳定的含义，有意地变更标志，将它附着于诗人意欲表现的内容之上。这种语义学范畴内的扩张与波动带来了表达上的不确定性，其中必要的逻辑与论据消失了。语词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绪刻，而活的语词不表明对象，只是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事物的意义，就如同选择一个栖身之地。在曼杰什坦姆某些后期作品中，读者时不时地会遇到这种意义的碎裂。这时，诗人仿佛经常注意的已不是语词，而是它的“拟声”，它与现实意义的本质脱离，仿佛是声音在推动他向前行走。这样的诗学宗旨自然会引向语义学的变易性和流动性，它化解了自己的单值性，融入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中的多义性，结果创造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语义差别，诗歌的“陌生化”效果也由此诞生了。在曼杰什坦姆的诗歌体系中，语词拥有咒语的魅力，散发出近乎魔幻般的意义，诗人说明语词的特点是“自足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它把诗歌从“特别的、具体的、物质的事物”中拯救出来。曼杰什坦姆问道：“为什么要把语词与事物，与它所表明对象混为一谈？”曼杰什坦姆的诗歌有很强的艺术魅力，这得力于他对语词的深刻理解和出色运用，在《关于但丁的谈话》中，他写道：“任何一个词都是一个光束，意义从其中向四面八方崭露出来，却并不指向某个正式的圆点。”诗人看重词的辐射性，希冀让一些平常很难相遇的单词在诗歌中相互遭遇，把事物表面不相容的特征通过语言的亲和力粘合到一起。这种“远距离的相遇”可以形成新的审美效果，例如：“残酷和粘腻的泥潭”、“松脆的墙壁合拢的贝壳”、“星星的砝码遭到遗弃，被抛向一只只酒盅”、“血液这混凝土哗哗直流”、“毒蛇在草丛中隐藏，它也能领略世纪金色的韵律”、“那两颗嵌在角质胶囊里的眼球正闪烁着羽毛状的火焰”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是，它们能够消除人们在阅读熟悉的词语组合、熟悉的意象之后的麻木，刺激起新的感受能力，重建新的审美趣味与标准。不可否认，曼杰什坦姆的诗歌是费解的。四十年前，布罗茨基便指出了这种理解上的困难：“关于曼杰什坦姆，就是用俄语来评论他也绝非易事。”这自然与作者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在形式探索上的前卫性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根源则是时代的暧昧与昏暗。诗人诞生于“没有希望的年头”，他置身的是一个“死亡与阴谋”密布的“铁的世界”，“毒蛇在草丛中隐藏，呼吸着世纪金色的韵律”，而由时间与空间共谋织成的一张庞大的捕兽网无所不在地向他张开着，觊觎着在捕获他的肉体的同时去桎梏他的精神。对此，诗人唯有以手中的长笛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尊严与个性，在众口缄默的岁月里像“无名的战士”似的吟出苦涩的旋律，抓住空气，使它成为见证者。其时，母语自然是他最有办的武器。因此，他对周遭世界的抗争恰恰就隐蔽在这些略显晦涩的词句中，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得到了一把开启曼杰什坦姆诗歌暗室的钥匙。 附记1：2003年1月，由我主编并担任诗歌卷翻译的《茨维塔耶娃文集》顺利出版，问世不久便在读者中获得了良好的反响。随后，我与东方出版社再次签订了翻译《曼杰什坦姆全集》的合同。自此，我便正式开始了对曼杰什坦姆作品的具体翻译，由于中间经历了不少人与事的变动，加之曼杰什坦姆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难度，交稿时间拖到了今日。这里，我必须感谢策划编辑刘丽华女士，在当前图书出版界普遍呈现出一片浮躁与急功近利的态势下，这样的宽容与理解是殊为难得的。同时，我也在这里向为本书进行后期审读的责任编辑废川先生表示感谢。 附记2：本书的翻译工作延续了近五年的时间，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了五六次的校看、修订，定稿终于在今年的3月4日完成。这一天恰好是内人蓝蓝女士的农历生日，藉此也将它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赠送于她，祝她天天快乐，美丽永在！ 附记3：本书主要依据俄罗斯科学院编选的《诗人丛书》系列《曼杰什坦姆诗全集》1997年版、莫斯科杰拉出版社出版的《曼杰什坦姆文集》(四卷)1991年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曼杰什坦姆文集》(二卷)1990年版译出。诸种版本略有出入，译者择善而从。译事虽已历五年，但离“磨一剑”的境界尚欠一半的工夫。在此，祈望方家和读者诸君慨然给予批评和指正！ 2008年4月23日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内容概要

该书以1997年俄罗斯出版的《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为蓝本，参照其它文集和全集，对出现异文的版本择善而从，收入诗人的全部作品500余首，其中既包括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呈现了史诗性意味的《石头集》、《TRISTIA》、《沃罗涅日诗抄》，也收录有他不经意写下的那些打油诗、戏谑诗和寓言诗。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作者简介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1938年）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曼杰什坦姆出生于华沙一个皮毛商人的家庭。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主要在彼得堡度过。1907年，他来到巴黎，先在索邦大学旁听，后又考入海德堡大学，在那里掌握了高古法语、法语、德语和英语，迷醉于法国的象征派文学，同时也十分向往古希腊、罗马文化，希望成为新一代俄罗斯诗歌的“杰尔查文”。1911年，曼杰什坦姆考入彼得堡大学，研习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开始在《阿波罗》杂志发表作品，并成为新崛起的“诗人车间”的成员。次年，他和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纳尔布特、阿赫玛托娃一起，创立了阿克梅派。这派诗人强调写作的具体性、客观性和精确性，企冀恢复词语的原初意义，在主观的抒情中力求客观的呈现，在肯定世俗生活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富含逻辑的哲学思考。1913年，出版了处女诗集《石头》。从某种程度上说，《石头》是奥西普对阿克梅派诗学原则的实践性成果。作为其诗歌系统中最重要的形象，“石头”坚硬的质地为奥西普的雕塑感追求提供了最便捷的例证。诗人打算从“不怀好意的沉重”里创造“奇妙的东西”。在这部诗集中，他把自己的“石头”思想进一步推演，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建筑风景和纪念碑的形象：彼得堡的海军部大厦，圣索菲娅教堂，巴黎圣母院，摩天楼，罗马广场，阿尔卑斯山，等等……诗人在这一切中寻找到度量与和声的典范。在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坚持中，庄严、宏伟的风格逐渐构成了奥西普·曼杰什坦姆成熟期诗歌的特征。他在诗中这样写道：“肮脏的杨树在北方的首都懒懒地伫立，透明的表盘在树叶中迷失，一片深色的葱绿，巡洋舰或者卫城在远处闪现，仿佛是河水与天空的兄弟。”在把“美”和“崇高”糅合到一起之后，他赋予了作品以史诗般雄浑的音调：

上帝友善地赋予我们四种元素，
但自由的人却创造了第五种。这艘被纯洁地建造的方舟难道不是否定了空间的优势？任性的水母愤怒地吸附着，
铁锚正在生锈，就像被扔弃的犁铧；
镣铐的三个维度就这样被砸断
于是，全世界的海洋都敞开！

书籍目录

“死亡和阴谋离我不远”——译序

石头集

树林里幽深的寂静

圣诞节的枞树闪烁

仅仅阅读孩子的书籍

你的面庞

在淡蓝色的珧琅上

存在着纯洁的魅惑

我赋有这肉体

无法表述的悲哀

什么都不需要诉说

一旦撞击与撞击相互遭遇

白雪蜂箱更为从容

SILENTIUM

灵敏的听觉

仿佛突如其来的云影

像一棵簌簌作响的芦苇

在巨大的泥潭中

马儿行走得多么缓慢

微光踩着冰凉的步子

阴沉的空气潮湿而喧嚣

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

黑色的风轻拂

为什么灵魂——如此悦耳

贝壳

一根根丝线紧紧地绷在

哦，天空，天空，我将梦见你

我冻得浑身颤抖

单一不变的星星

蒙蒙迷雾，我无法觉察

不，不是月亮，而是晶亮的表盘

徒步旅人

赌场

皇村

金币

路德派教徒

圣一索菲娅教堂

NOTRE DAME

老人

彼得堡诗章

夜游女郎的勇气

巴赫

在万籁俱寂的近郊

我们无法忍受紧张的沉默

海军部

在小酒馆

放映机

网球
美国女郎
董贝父子
面包有毒
瓦尔基利亚在飞翔
月亮上见不到
半侧身子——哦，悲哀
马蹄一遍遍地践踏
廊柱圈成了一个半圆
黄莺在树林里啼啭
“冰激凌！”太阳·空气的奶油饼干
自然就是罗马
让这些繁华城市的名字
我从来没听说过奥西安的故事
欧洲
权杖
贝多芬颂
一把火烧掉
而从此在阿索斯
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
天主教神父
星期二到星期六之间
傍着蜡烛
失眠·荷马·高张的帆
马群嘶鸣着欢快奔跑
我再不能观看著名的《费德拉》
TRISTIA
在我的耻辱中
动物园
在堆满麦秸的无座雪橇上
我感到寒冷
我们将死于透明的彼得堡
不相信复活的奇迹
这个夜晚不可重返
因为一场战争
萨洛敏卡
十二月党人
金灿灿的蜜酒从瓶中流溢出来
阿福花透明的
在神父们中间
你神奇无比的创造
鑫斯座钟在歌唱什么
广场上，安静的修道室
致卡桑德拉
那个黄昏
在可怕的高空
温暖的夜晚
兄弟们，让我们赞美自由的黄昏
TRISTIA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在逶迤的皮厄利亚山脉
在水晶的漩涡中有怎样的绝壁
沉重和温柔是一对姐妹
请回到乱伦的怀抱
给娜塔莎·什坦姆贝利
哦，这个列娜，这个诺拉
唉！苍白的天使在蔚蓝的冰面上
人世凄凉
关于出版社的叙事诗
威尼斯的生活阴郁而贫瘠
费奥多西亚
生命—普绪刻降临到阴影中间
我希望说出的词
我们将再度重逢在彼得堡
幽灵的舞台微光闪烁
我梦见拱形的梯弗里斯
我感到可惜
为了快乐
由于我无法抓紧你的双手
城市的月亮在广场上升起
我像其他人一样
伴随一个悦耳的名字
1921-1925诗选
车站音乐会
夜晚，我正在院子里清洗
对有的人而言
温柔的唇边泛起疲倦的玫瑰色泡沫
山巅受到寒气的侵袭
仿佛一团面粉在发酵
我不知道
我沿着临时搭建的梯子
风给我们带来安慰
莫斯科小雨
世纪
找到马蹄铁的人
石板颂
巴黎
像小小的身躯
1924年1月1日
不，我不同于任何时代、任何人
你们，低矮的房屋
今夜，我绝不撒谎
我将来回奔波在黑暗街道的营盘中
新诗集
我们和你在一起多么恐怖
亚美尼亚（组诗）
在直纹纸的警察公文上
不要对任何人说
亚拉腊山谷多刺的话语

我觉得，被认作百年纪念
野猫——是亚美尼亚的话语
人们像野兽似的嚎叫
列宁格勒
我和你一起坐在厨房
帮帮我，上帝，度过这个夜晚
我曾经幼稚地与这个强权世界保持联系
子夜过后
我怀着最后的坦率
睫毛如刺
亚历山大·格尔佐维奇
为未来世纪轰隆响的豪迈
室外·夜·老爷的谎言
不，我躲不开伟大的妄言
伪理
我为战斗的紫菀花
三角钢琴
不，不是偏头痛，但请给我一块薄荷锭
请永远保留我的话语
康佐那
莫斯科的子夜
毁弃诗稿的片断
我要成为族长还为时尚早
别再愁眉苦脸
在高峻的山隘上
就像人民的庞然大物
让小拇指浸泡在莫斯科河
拉马克
当俄罗斯的金币
啊，我们多么喜欢口是心非
你们是否记得
呜呼，花花公子炽热的
印象主义
那里有海滨浴场和棉纺厂
巴丘什科夫
关于俄罗斯诗歌的诗
请交给丘特切夫一只蜻蜓
致德语
阿利奥斯托
不要去尝试异国的方言
阿利奥斯托的朋友
寒冷的春天
房间安静，就像一张白纸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八行诗（组诗）
仿佛从一道高山的岩缝
蓝色的眼睛和发热的高额骨
1934年1月10日清晨
目光有罪的女师傅

沃罗涅日诗抄（第一册）

我在粗大的篱笆中间生活

告密者，我的告密者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

我应该活，尽管我死过两次

这是怎样的街道

黑土

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

是的，我躺在地球深处

卡玛河

诗篇

五个脑袋的白昼凝立

从湿漉漉的银幕传出声音

我们仍然蕴含最充沛的生命力

罗马之夜分量充足的块锭

莫非能够赞美一名死去的女人

在死亡的睫毛上

在帕格尼尼的长手指背后

波涛汹涌——后浪击碎前浪的脊椎

我要履行烟灰色的典仪

我不愿像白色的花蝴蝶一样

沃罗涅日诗抄（第二册）

比货运的列车更长

微笑的诞生

我对世界还有一丁点儿惊奇

我的红额金翅雀

今天是某个黄口小鸟的日子

我没有，你没有

在群山之中

我在世纪的心脏

制炮车间的师傅

小松林的法则

用细薄的吉列刀片

深夜·道路·原初的梦

透过别墅的玻璃窗

我在哪里

雷霆不绝的大桶移动

当金翅雀在天空的奶油中

我触摸到的冬天

一切失败是因为

天空的硬壳包裹你的眼睛

微笑吧，出自拉斐尔油画愤怒的火焰

在没精打采的树枝间

在柯尔卓夫的近旁

世界的酵母非常昂贵

爬进一个绒毛濡湿的淘气鬼

你不曾死去

我独自一人面对寒冷

哦，这是一个多么滞缓、气短的旷野

我们能够拿平原的沮丧怎么办
仿佛女人闪光的银饰
如今我在晶亮的蛛网中
仿佛天外陨石砸破地球的一角
我听到，听到初冬的薄冰
这个一月，何处可容我藏身
我爱寒冷的气息
在人们的喧嚣和忙碌中
哪里有被捆绑和被刺穿的呻吟
就像处理明暗的受难者伦勃朗
环形的海港豁口
当喉咙湿润，我歌唱
被黄蜂狭小的视力所武装
曾经，眼睛比尖锐的镰刀更锋利
他还记得女童鞋磨损的程度
梦守护着顿河的瞌睡
仿佛法沃尔斯基的树木与铜
我陷入狮子的壕沟与堡垒
沃罗涅日诗抄（第三册）
关于无名战士的诗（组诗）
法兰西，我祈求你的忍冬花和大地
我见过陡岸直立的湖泊
在深红、赤红的木板上
我低声在草稿上诉说
晚餐的天空热恋着墙壁
我在天空迷了路（一）
我在天空迷了路（二）
或许，这是疯狂的句点
不要对比：生者无法比较
罗马
为了让风和雪水的朋友
蓝色岛屿因为这些陶工而伟大
长久饥渴那有罪的负债者
啊，我多么希望
涅瑞伊得斯，我的涅瑞伊得斯
希腊的长笛“ ”和“ | ”
沿着基辅—维伊的大街
我把这一枝绿叶举到唇边
幼芽缠绕着多汁的誓言
梨花和稠李一起瞄准了我
女人
沃罗涅日之后
查理·卓别林
运载公鸡的小轮船
伏尔加河，奔涌吧
未结集的诗
在被抛弃的忧郁森林中
尘土飞扬的道路像森林般延伸
哦，美人儿萨伊玛

我安静的梦
从半明半暗的大厅
轻烟在寒冷的空气中消融
纤细的易朽物越来越薄
哦，快乐的旅行者
在黄昏空荡荡的大厅
在竖琴冰凉的旋律里
你快乐的温柔
你们不要跟我谈论永恒
忧伤和赤裸的阿摩尔
在我无风的花园
安静的纺锤
无声的田姬鼠
如果冬天的早晨漆黑
地方清空
在谦逊而贤明的高空
在我的诗歌中
没有其他的道路
什么是我温柔的
在漆黑的天空
透过蜡制的帷幕
这里，丑陋的癞蛤蟆跳跃
朝圣者
在覆雪森林的安谧中
在创造交换的无拘无束中
树叶和谐的簌簌声
当青草因为花叶病而枯萎
在香烟缭绕的波浪祭坛上空
必然性或者理智
在雷雨将临的云朵下
自此心灵被赋予了
当鸣钟的责备
活到尽头让我感到可怖
我看见石头的天空
温柔的黄昏
语词的王冠
只要上帝还不曾
蛇
像蛇一样
铁面无情的词语
床头有一个黑色十字架
窒闷的黄昏笼罩床榻
水流喧嚣的玻璃
我不能用任何东西
在冰冻的蓝天
当我登上高处
我能够解：放那一颗灵魂
我明白，幻影中的欺骗不可思议
蜻蜓疾速划出一道道圆弧

你走过迷蒙的云雾
你无须多问
温柔、纤细的零星小雨
铁匠
小盒子
不再弄虚作假
窒闷的房间
手风琴
当宏大教堂的鸣钟
千万股水系的激流
终于快活起来
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
坠落——一是恐惧忠实的旅伴
埃及人
黑暗入睡
连珠炮似的快乐话语
小曲
夏天的诗篇
美国酒吧
曼德丽伽
足球
足球
我们由于生活之轻丧失理智
某种衰迈的笑容
埃及人
自画像
体育
欧里庇得斯笔下
我们来谈谈罗马
在许多世纪乏味的错误之上
当罗马与自然界结成了联盟
不要凯旋式，不要战争
兰斯与科隆
ENCYCLIA
德国钢盔
POLACY！
勇士在白色天堂奔跑
我觉得，你就如同
恰似金色的太阳
皇家的御用维松布
她们委屈地朝着山岗走去
古老的基法拉琴之愤怒
怎样的先知卡桑德拉
在少女合唱的不谐声中
哦，这为骚乱所迷醉的空气
照耀我们的不是路灯
我丢失温柔的浮雕宝石
曼德丽伽
当十月的宠臣为我们预备了

谁知道
电话
在淫秽的首都
在黄道带荒凉的星座
演员之家
当你离开
我爱天穹下祷告之灰色的
而未来将使天空怀孕
生活坠落
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和涅涅茨人
在我们神圣的年轻人中
从哪里运来
你纤瘦的肩膀将被鞭子抽得发红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
世界创立之初
你应该统治我
受尽折磨
岁月像铁的军团一样流逝
应该在黑色躯体里拥有世界
如果为绘画不容置疑的快乐
倘若我们的敌人抓住了我
乌鸦与鸽子的混合物
诗篇
儿童诗·寓言诗
煤油炉
两部电车
汽球
清洁工
汽车
地板打蜡机
套鞋
大钢琴
合作社
苍蝇
厨房
汽车上的小男孩
字母
鸡蛋
女裁缝
汽车上的所有人
瞌睡的汽车
蚂蚁
曾经有一次
撒谎者和天主教司铎
姨妈和米拉博
马车夫和但丁
某一个公民
有一次，从遥远的基什拉克
某一个公民，不是特别地酒醉

一个裁缝
眼泪的源泉冻结了
娜塔莎熟睡
这本小书被农学院的特罗沙偷走了
倘若我与一个埃及女人结婚
戏谑诗·即兴诗
一点半钟
致安娜·阿赫玛托娃
勃洛克
与巴黎的浪漫主义皮埃罗相比
而动词词尾的排钟
你不由自主
不要沮丧
这里为什么有难听的吱咯声
关于希腊愚行的诗选（一）
这就是画家阿尔特曼
致扮演西班牙人的演员
我把牛奶与异教的帕拉斯相联系
为什么你还在吹小号
你不要因为我欠你一万一千块钱而后悔
每个人都有各种狡猾的手段
关于斑鸠的叙事曲
关于希腊愚行的诗选（二）
你知道，高尚的朋友
年轻的读者进入全苏书库金色的行列
莫非我得说
难道我可以设想
波斯萨图拉普省的拉胡蒂
恰似一个来自西奈和法沃尔山的勇士
一个犹太人
因为在哈拉托夫哈里发的花园里
三韵式题词
马在喵喵叫
十四世纪
马尔古利斯颂
那里，荒凉的边疆
佛勒革同河的波浪在闪烁
我听到楼梯上有皮亚斯特匆忙的脚步声
我记得一部古老的伪经
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
蜜蜂已经习惯了养蜂人
锅驼机的呼啸和嚎叫响起
母牛在吃干草
旅行者从鼓手长的
埃米尔男爵拿起刀子
丢命的军官
德·伊·舍别连科纪念册题词
谢尔盖·布勃罗夫
致女警察奥尔加·安德列耶夫娜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今天，宙斯对赫耳墨斯发怒
自由哥萨克之歌
Ubi bene, ibi patria
来自波兰莫霍瓦亚镇的家庭
致安·拉德洛娃
致弗·潘菲罗夫
带有小滚珠的轴承
在那些巨大的水牛中间
关于皮袄的诗
维尔米尔走得气喘吁吁
在莫斯科失掉幸福
舍尔文斯基在斜坡上
在爱琴海的海滨
偶然的粗心或者幻听
我不需要罗马的圆顶
侏儒青年
瓦季姆·波克罗夫斯基吓走了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章节摘录

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 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 给脚掌以强力大地的支撑， 您如何做到这一点？蠕动的嘴唇 出色的算计——您不能剥夺。 （1935.5）

是的，我在地球深处躺着 是的，我躺在地球深处，嘴唇蠕动， 但我的话语，每个中学生都会背诵：
红场上的地球比一切更圆浑， 它自行的滚动越来越坚定， 比一切更圆浑，
红场上的地球， 它的滚动出人意料地自由， 向下滑动——直到广阔的田野，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1935.5）

卡玛河 当城市掩映在一片柞树林， 卡玛河的水面看来多么幽暗。
热情的云杉林飞奔，在水中焕发青春， 织成了蛛网，胡须挨着胡须。 河水支撑着一百零四枝船桨——
忽高忽低，流向喀山，流向切尔登。 那里，我带着一块窗帘在河中漂游，
带着一块窗帘，一颗着火的首级。 妻子和我在一起——她已五夜不眠， 已五夜不眠，
带着三个押送的卫兵。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编辑推荐

作为上个世纪影响巨大的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这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诗歌全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出版对于全面了解曼氏诗歌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精彩短评

- 1、写的纯粹的诗
- 2、很早以来就喜欢他的诗，但那个名字叫曼德尔施塔姆，现在这个听着不太习惯，这个版本印刷应该是没话说的，很好。只是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没有时间读诗了，这不能不是个悲哀。相信汪先生，夫人蓝蓝女士诗写的那么好，自然两人的水平应该是没得说的，等到冬天下雪时躺在床上再读……
- 3、最早了解曼德尔施塔姆还是在北岛的《时间的玫瑰》里，然后就在图书馆碰着这本书度过了好几个下午。
- 4、比较喜欢早期的象征派诗歌
- 5、这样的译文有比没有还糟糕。损伤了诗人的声誉，破坏了我们对于诗人的向往。
- 6、俄罗斯的文学总是这么沉重！连书的分量都这么厚重！“曼德尔施塔姆”，最早见到的是他的这个名字，那本诗集叫《贝壳》。
- 7、最伟大的诗人。
- 8、混着策兰的诗一起抄，中间看了汪翻译的茨娃的诗，虽然说是五年磨一剑，但很多地方还是感觉粗糙了，比如沃罗涅日诗抄，本应该是重中之重，却出现很多句子，明显感觉就不是那样的。曼杰什坦姆是著名的难翻，不能理解原文，但可以朦胧的想象出那种乡愁和对祖国的爱，他也是一个每每提及红场，提起彼得堡，提起莫斯科，便让我全身颤抖的人。“在红场上比哪儿都圆啊，地球，它的斜面宽阔得令你吃惊，向后一仰——便倒向稻田田头，当地球上还存在最后一个奴隶。”
- 9、看了这么多俄罗斯诗歌，译得好的屈指可数，大多数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作者。可见当年俄语和国语教育质量之差。
- 10、“如果天空不死。”
- 11、翻译生硬
- 12、诗歌经典，值得珍藏
- 13、3月1日读完《新诗集》后离家，《石头集》很轻的味道，《TRISTIA》糅合欧洲文化——燕子和影子。
《新诗集》中的每一篇都让我非常喜欢，
未完
- 14、诗的翻译 汗自己语言不通
- 15、從北島那兒聽說曼傑斯坦姆，買來讀後沒感覺……
- 16、慢慢细读，感受上世纪初的精神时空……
- 17、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就那么回事
- 18、再次被糟糕的翻译打败了……好诗不可译。
- 19、虽然很多人对汪译曼氏评价不高，该译本中却有许多欠考之处，但汪译仍较杨译、黄译更准确也更考究。至少《失眠。荷马。高张的帆。》一诗，汪译非常注重节奏以及意象之间的关联。故推荐之！
- 20、浏览的深度，神秘而不可见！
- 21、翻译得好烂啊，说的简直不是人话。
- 22、翻译得一般，需要与其他译者的译诗对照着来读。
不过，基本不影响曼德尔施塔姆的伟大。
- 23、书不错物有所值！！
- 24、下单了，期待中。贴自己的诗一首：

语言的流放者

-----献给曼德尔施塔姆

语言的流放者

跌倒在语言的硬伤上

跨越世纪的腿脚，麻利

像落日，安静地盘坐下来

品尝失败并且不断制造失败。

莫斯科高于头顶
这需要你一再将她前置
像宾语，像宾语中深居简出的主人
你呵护她像呵护待交换的人质
时辰已到，你选择和盘托出
还是守口如瓶？有所拒绝

同一块大地上的不同见证：
有的人发疯了，有的人自杀身死
有的人成为麻雀和海燕
满腹牢骚或者昂首歌唱
而你说着“什么也无须诉说”
俄罗斯的风雪，三匹白银大马
踏掠时代的屋顶，敲响语言的瓦片。

07.6.9

- 25、20岁，曼德尔施塔姆在写诗
- 26、我只关心你的死。那些蛆虫般洁白的手指们
- 27、汪翻译版，令人愤怒版
- 28、完全同意二楼的同志。希望有更好的译本
- 29、就是这个。。。
- 30、翻译的不太精彩
- 31、翻译奇差哎
- 32、优点：一本书收集了曼杰什坦姆（曼德尔斯塔姆）各个时期发表的诗歌，单是这个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装帧设计还不错，纸张也还行。
缺点：封面没有塑封，有不少斑点，让人看来像二手书。
- 33、水晶的漩涡中有着怎样的绝壁？
- 34、这货实际上就是熟知的“曼德尔施塔姆”，不知道为啥要这么翻译
- 35、我最爱的白银时代诗人
- 36、这么齐的一个诗集，倒是真的难得。但是感觉文笔稍微弱了点。
- 37、真心觉得很棒
- 38、俺最喜欢的浮上来了，脆弱的曼德尔~
- 39、石头诗人，值得一读
- 40、与杨开显的译诗相比较，相同的诗被汪剑钊翻译地节奏全无。
- 41、读了也就读了……
- 42、每本汉译诗歌都要讨论一下翻译的问题 但竟然连作者名字都不是用的主流的那一个。。。但我看得出来原PO是有才华的 4星要给原PO 免得没看过的小读者们不看他的诗了
- 43、我生前曾是所有人的朋友当我服役期满，迷留之际，我要让天空那一声回响在整个胸膛传播得更广，更高。曼杰什坦姆的诗，向世人展示了真实，勇气和生命，他告诉我们，人活着，永远不要屈服。你不曾死去，你仍是独自一人，只要讨饭的女友和你在一起，平原的伟大，迷雾，寒冷和暴风雪都会让你感到欢愉。豪奢的贫穷，强大的匮乏，你安详，平静地生活--那些日日夜夜无比美好，而快乐的劳动多么纯洁。哪里的天空宽敞--我就在那里游荡，而明亮的忧伤并不放过我不让我摆脱沃罗涅日的山岗，不让我在托斯卡纳成为全人类的，更明朗的人。
- 44、翻译。。。。。
- 45、我在《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版本较早，风格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居然找不到痕迹，以便比较曼德尔斯塔姆两者是否同一个人呢？
- 46、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根本不能指望这些“翻译家”能够读懂！
- 47、虽全，译文只是差强人意。
- 48、可以看的诗集。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 49、翻译的不错~
- 50、还是看俄语原版更有魅力。
- 51、不错的桥梁
- 52、翻译啊。。。。
- 53、太隐讳。。。很美，念的我心里难过。
- 54、翻译不是很理想
- 55、相当期待的诗人，以前北岛介绍过
- 56、译文如何难说，曼德尔施塔姆确实牛逼
- 57、纸质不好，上面还有黑点，对不起这个价格
- 58、这版翻译怎样？
- 59、水晶的漩涡中有着怎样的绝壁？
- 60、难得的知难而进，难得的曼德尔什塔姆的诗全本，仅仅因为全也值得收藏一本。何况是诗人翻译的呢。向译者致敬。
- 61、得配着历史背景看，好多东西感觉到了，更想知道诗背后的时代
- 62、黑色的太阳！绿色的火焰！
- 63、好，值得一读~~
- 64、该诗集节约纸张，编辑很好！值得一读
- 65、2010年买下，连夜读，2011年复读，很难描述当时心情的格局，复杂的局面。
- 66、伟大的白银时代诗人诗作 划过天空的绚烂.....
- 67、五星全给曼杰施塔姆
- 68、汪的版本还不错

1、其实我觉得汪剑钊译的有些生硬...晦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与孤独”和蔡天新主编的《现代诗100首（红卷）》翻译就有相当大的不同，而这种晦涩的语言在整个译本中处处可见。我不懂俄语，这是我无法很确定的指出那种翻译更加接近“曼杰什坦姆”本源的想法...当然，了解诗歌的本源应该是最难的！以一首两本书共有的诗歌为例 《现代诗100首（红卷）》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与孤独 荀红军 译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我是个贫穷的艺术家。为了用酒精煮咖啡，我给自己买了一架轻巧的小三腿桌。《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汪剑钊 译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孤独，可怜的艺术师。为了在酒精炉上煮咖啡，我买过一个轻便的三脚架。但就这首诗的中文译本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荀红军的版本。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

难以形容的哀愁 吴迪 译难以形容的哀愁 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花瓶醒了过来，泼溅自己的晶莹。整个房间充满倦意——好一种甜蜜的药品！这般渺小的王国吞食了如此之多的睡梦。份量不多的红酒，还有少许五月的阳光——几根纤细白皙的手指掰开一块薄薄的饼干。而汪剑钊的版本是这样的 无法表述的悲哀 汪剑钊 译无法表述的悲哀 睁着两只巨大的眼睛，斑斓的花瓶醒过来泼溅自己的水晶。整个房间充满了倦怠 甜蜜的药品！如此狭小的王国吞噬如此众多的幻梦。一丁点儿红色的葡萄酒，一丁点儿五月的阳光 和纤细手指额度白皙，奶油薄饼的碎屑。我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很早就读过吴迪的版本），总觉得汪剑钊的版本缺乏整体感，有些句子真像是拿google翻译的..实在是不喜欢！！当然这是主观的想法。一家之言。希望与朋友们共同探讨...不过，作为唯一的一本《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中文版，还是值得一看的...

2、俺在这个城市长到十八岁，然后离开，渐行渐远。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一座熟悉的城市，打小就没弄明白过任何一条公交线路；只是远远的瞻仰过直挺挺硬翘翘的广播电视塔，埋着努尔哈赤的东陵、埋着史前革命群众的新乐遗址这些地方更是从来都没去过；两条商业街也是被老妈生拉硬拽才哭丧着脸偶尔转一圈，弄回几件一穿就是十来年的结实衣裳。更可笑高一时学校组织到本城著名的光陆电影院看电影，自行前往，俺骑着车在中街附近转了两个多小时，愣是没找到影院的大门，看着已经过了时间，悻悻然蹬着车拐上青年大街，稀里糊涂的又进了青年公园对面的北方图书城。上了大学，听老乡谈起老家的街巷，西塔、小南等等等等每每让俺找不到北，几乎零概念。而今漂在北京，新闻中时不时闪过的刘涌慕绥新蚁力神等关键字才偶尔让俺想起那座模糊的大城。这就是生养俺的故乡？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咣当作响。（北岛译文）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居然肉刺一样在诗人的心里钻的如此之深，叹为观止。十一休假回家，吃过晚饭和老爸出门遛弯，七拐八拐的走在南五马路附近的小巷子里。街灯昏昏，投射在多年未翻修的柏油路上，蛋黄搅入沥青。街边肉铺快要打烊，老板斜靠在椅子上听着嘶嘶啦啦的广播，见证着伟大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个奇迹；路过水产铺子，一股浓重的鱼腥，很熟悉，小时候去公共浴池洗澡要穿过一个脏兮兮的菜市场，也是这味道，当年总是掩鼻一路小跑，而今却觉得格外亲切。“军民浴池，哎，爸，这澡堂子还在呀，原来这不是个市场来着？”“还开着呢，街边市场改造了，现在都进胜利市场的大厅咯，要交管理费，就剩前面临街的几个档口了.....”拐过街角，几个卖炸鸡架的排挡，灯火通明，浑浊的油还滚着。天凉，食客并不多，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推杯换盏。家乡人喜欢吃这个，鸡架裹上面粉，热油里翻几圈，炸的略焦，绝对优质的下酒菜。两瓶黄牌一个炸鸡架，想到这肚子就开始不停的叫唤。啥？脏？我呸，不脏还不稀罕呢。浓浓的油烟里，朦朦胧胧，俺看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彼得堡路灯的鱼肝油！成群结队的文人骚货及二文青年都承认故乡其实从来都不是地理概念，在俺看来，它是种歇斯底里浸入骨髓的味道。是老妈放在衣柜里的艾蒿味是老爸刮胡子时抹的肥皂味是菜市场的鱼腥味是炸鸡架的油烟味是澡堂子里升腾的汗臭味是姑娘唠嗑声中的沈阳味你忘了这座大城可忘不了这个味道康师傅说，这个味实在我回到我的城市。

3、沃罗涅日情歌感谢你。我又弯身潜入一个清凉如水的夜晚漫游，仿佛星星落满你身上的河流。那是夏天、秋天还是春天？一片小树叶代替我的手在你背上纹身。夜晚在我们紧贴的肋骨上展开一个不存在的北京城：春灯初上，才子佳人，隔江犹唱的戏 奈何天和谁家园。我又翻腾起伏，空中浣洗一只水袖。小树叶的纹理，在舌尖的水滴中涣散。摇一摇，我的树干上刻了一颗箭伤的心，我也曾经

爱过那个格鲁吉亚女人。我已不再问我落下的那朵花怎么了，锣声锵锵，绕着春天的树祭祀的戏班伸向花蕊的手在拨弦，我又呼吸，流逝去，一部分芳香的声音。感谢你，划动你的睫毛，游进我的眼睛。我闭上眼梦见沃罗涅日，一片大荒原，一个人像蜡烛一样独行，为了被风吹散。

2001.3.20.

4、前言奥·曼德尔施塔姆作为一个“阿克梅派”，执着地在诗中追求着美。他的诗格律严谨，韵脚清晰，节奏分明，读来朗朗上口，仅在语言音响的听觉感受中，便有一种直透心脾的效果。他用词诡谲，联想奇特，思路逶迤，这使他的诗有时给人以朦胧感。但反复品味之后，你往往还是能够把捉住诗人在他的时间和空间中所特有的某些倾向、观念和情绪。无论你与他产生共鸣与否，他的诗在你心中反正会刻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奥·曼德尔施塔姆那些迅速的联想、奇异的比喻、奔放的自我抒发中，我们看见一位在艺术的天空中纵情驰骋的幻想家，而在他那些有关宇宙、世界、时代、祖国、人民、战争、和平……的思考中，我们也看见，他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和梦境，和他生存在其中的现实联系得十分紧密。他的诗中有纯属个人抒情的篇章（比如《贝壳》，那种爱的情意传达得细腻、绵密），但是不多。他大量的作品都包含关于社会人生的更大的思索。他心头所怀的，是一种马雅可夫斯基所谓的“巨大的爱”。他写道：“而我，把未来的世界拥在心中，我竟把无用的‘我’全然忘怀。”这是一种多么宽阔的胸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众多俄国诗人中，奥·曼德尔施塔姆以其艺术与思想上的这一特点而异于他人。他对自己俄罗斯祖国的感情尤其深沉。他有这样的诗句：“我爱我这片可怜的土地，因为别的土地我没有见过。”“我又发出对冷漠的祖国的责难，……请允许我、允许我不再爱你！”每一个了解俄国那段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作为一个俄罗斯诗人，在那满目疮痍的时代，怀有这些矛盾又痛苦的复杂感情的诗人，都有一颗对他的祖国和人民的忠实的心。奥·曼德尔施塔姆精神上的探索起于十月革命前。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这种探索的轨迹。他曾经非常苦闷，挣扎着在生活中求取自己和祖国人民的解放，他幻想自己飞出了现实的自己，沐浴闪电，呼唤雷雨，但却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栖身的窝巢；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畅怀去爱的地方，他“活跃的思想之箭”不知射向何方；他想到过皈依宗教（“一枚十字架、一条神秘的路，或许，是我们珍贵的东西”），但是他又坦率地告诉读者：“上帝——我错了，脱口而出，我心里原本并不是想这样说。”他感到革命风暴的来临（“处处都是隐而不见的哀伤，连瓦罐儿里也藏匿着烈火”），但是他又找不到自己坚实的立足点，他内心痛苦，步履艰难，道路曲折。十月革命后，他见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曾经积极参加建设，甚至一个时期放弃写作而投身于基层工作。他有时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工人在他严肃的面具之下，隐藏着未来世界的崇高温情”），知道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一致性（“艺术家和工人说同一句话；确实，我们的真理是一个”）。但他又始终不能和新生活水乳交融，直到他去世前一年（1937），他仍在苦闷地追求一种“逝去的光”，幻想由此而“飞往无我之境”。奥·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是探索、追求的一生，他在“我”与“非我”中痛苦地挣扎，他作品中一再表现的“无我”和“忘我”的情怀实质上仍只是一种“有我”之境和自我中心意识的伪装，而他自己却真诚地看不见这层伪装，这大约便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他作为那个过渡性历史时代一种类型的代表者的特点。他既是古米廖夫、库兹明、戈罗杰斯基等人的密友，也是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的同道。他是矛盾的、复杂的，但是可以理解、值得理解的，而且，他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他是应该被我们研究与介绍的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有才气的作家。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民族与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来适当地接受他的诗歌，接受这份属于全人类的文学遗产。曼德尔施塔姆的全名是奥西普·埃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81年1月15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小商人的家里，中学时代受到泰尼舍夫学校校长、一位二流象征派诗人弗拉基米尔·吉比乌斯的影响开始写诗。1907 - 1910年去欧洲学习；掌握了德语、英语和法语。1911年入彼得堡大学历史哲学系。同时开始与库兹明、戈罗杰茨基、古米廖夫等俄国后象征派作家交往。这时，阿克梅派从原先的象征派作家群中形成，核心人物便是曼德尔施塔姆和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纳尔布特等。曼德尔施塔姆一生共出过六本诗集，第一本《石》于1913年出版。其中表现了他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关注。他的作品的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性，与阿克梅派的其他作家的唯美风格很不相同。十月革命后，在高尔基的关怀下，他于1920年返回彼得堡，住进政府安排的作家公寓。他的居室中空无所有，过着一种不受任何物质条件约束的生活。后来一个时期，他任性漂移、随遇而安。在莫斯科，第比里斯、罗斯托夫等城市都住过，好像一个流浪汉。20年代，他的创作达到高峰，1922年出版诗集《特里斯梯亚》，1923年出版诗集《第二本书》，1928年出版《诗选》，并有许多文论与诗论发表，1928年汇集出版的《论诗》是其中一部分文章。同时他也写政论、纪实文学、名人采访等，还曾尝试写儿童诗歌。曼德尔施塔姆为新时代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中，还包括他

的翻译工作。他译过许多欧洲各国当时的进步作品和古典作品，译过巴比塞，也译过彼特拉克。他译风谨严，尊重原作，反对所谓“自由翻译”。1933年，他写出著名论文《谈但丁》，论文于1967年，即他死后三十年，在苏联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他本人诗歌观点的概括和总结，他在诗歌理论上的探索与他在创作实践上所做的探索是密切呼应的。30年代初开始，他与当时苏联文坛相处不恰，受到指责，而从他这一时期的遗稿中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在进行着真诚痛苦的探索与追求，他对祖国人民是忠贞的。当时许多作家境况与他相似，勃洛克、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这样。然而，在外表上，曼德尔施塔姆这时游离于文坛之外。连1934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也没有能够参加。1935年，他移居沃龙涅什城，遂脱离文坛，只偶尔为当地报纸写点短文。1937年辍笔，1938年死去。我是初次接触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也是第一次选译他的诗。我不敢保证这里译出的诗全都是他作品中最上乘的。因为有些诗我自己没有很好地读懂，便没有去译，有些本来应该译出，但是太长，不符合这个小集子的要求；而有些又很可能是由于我个人的偏爱才译出的，好在这只是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第一个中译本，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新的译本出现。按照我对译诗的看法和做法，我在翻译过程中力求译作与原作神形兼似。我主张翻译工作者应严格以原作为界限，“画地为牢”，自己创造能力的发挥，要尽可能不越出原作这“雷池”一步。而在“尊重原作”这个范围内，译者当然是有充分的施展才能的天地。这是翻译工作的自由的限度。在这次翻译中，我尽可能按照这样的原则办事。除内容涵义和思想上对原作的忠实传达之外，在韵脚和节奏上也力求保持原作特点，至于做得如何，那只有请读者品评和指教了。这是一个百首短诗集，我译了90多首，其他几首是卢永兄在编辑过程中补译的，特此致谢。本诗集是据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73年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选译的。智量1989年8月，苏州一枚果实从枝头脱落，隐约而又谨慎的一声，汇入林中深沉的寂静——那一只绵延不绝的歌……1908年你从半明半暗的厅堂里突然跳出，身上披着一条薄薄的纱巾，——我们没有妨碍任何一个人，我们也没有吵醒熟睡的家仆……1908金箔闪闪发光，在圣诞树的枝桠中，可怕的眼光射出树丛——几只玩具小狼。噢，我的不祥的悲戚，噢，我的冷清的舒展，还有无精打采有苍天那永远含笑的水晶体！1908我只读一些孩子们的书，我只怀有孩子般的想望，一切大事都已远远消亡，我从深深的悲哀中脱出。我已死一般厌倦这生活，我从它什么也不会收取，但我爱我的可怜的土地，因为别的土地我没有见过。在远方花园里，我荡秋千，简陋的秋千，用木杆架起，而今，伴随我迷雾般的梦呓，几株高大的黑松如在眼前。1908比白净的更白净，你的手，比温柔的更温柔，你的脸，离开滚滚人流，你遥远，而你的一切所有——都命中注定。都命中注定啊你的悲戚，你永远温暖的尖尖十指，你永不间断的丝丝絮谈，和你眼里那遥远。1909细细的云烟在细细地消亡。眼前好似一幅紫色的幔帐。天空我们下沉、下沉，向着水池，向着树林。一只犹豫不决的巨大手掌把这片片乌云引到天上，一对充满悲哀的眼睛迎接着它们迷朦的花纹。我不能满足，我静静伫立，我，创造了自己的全部天地。那好似人工描绘的天空中，晶莹的露珠沉入它的美梦……1909忧伤的丛林被绣在天上，像混沌的天空的一个图形。为什么你把惶惑的眼睛高高抬起，向天空了望？天空中——这样一片混沌——你会说——它已把时间搅翻，就像夜晚一样，向着白天——突然现出山峰冷冷的身影。死寂的高耸云霄的枝梢绣出的混沌的花会被摧残；月亮啊，你突然变得昏暗，只求你别把你的月牙儿缩小！1909无需讲任何话语，不该教任何道理，灵魂如野兽般阴霾，它既美好，又这样悲哀：它不想教任何道理，它不会讲任何话语，它像头年轻的海豚在茫茫人海中浮沉。1909肉体给了我——我拿它怎样处理？如此完整又分明是我的肉体。为了享受这生活的安静的快乐，我该感激谁呢？请您告诉我。我既是园丁，我也是花朵，在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永恒的窗玻璃上，已留下一层我的气息，我的体温。那上面留下的是一层花纹，不久前它变得模糊不清。但愿迷雾般的瞬息流过，——不会把的花纹拭抹。1909一缕轻烟在凛凛的大气中随风消散，而我，正忍受着愁苦的闲暇的磨难，真想羽化而飞升，随一阵清冷的赞美诗，永远逝去不留踪影，但我却只是在铺雪的大街上一步步走，在这个黄昏，狗在叫，西天的斜晖尚未燃尽，行人迎面而来，他们在招呼我。别跟我讲话！这会儿有什么好对你说、1909Silentium（拉丁语：静默）她还没有被生出来，她——是音乐，也是语言，因此，在一切生命中间仍有条斩不断的纽带。海洋的胸怀安详地呼吸，而白昼照耀，如颠似狂，浪花如一束束苍白的丁香插在暗蓝色的花瓶里。我祝愿我的双唇将会获得太初的暗哑，它生来便纯洁无瑕，像凝聚为乐曲的水晶！阿佛洛狄忒啊，请保持浪花原形，语言啊，愿你回到音乐中去，人心啊，你从原始的生命流出，你也该感到你愧对人心！1910风帆把灵敏的听觉绷紧，广阔视野中空无所有，夜半鸟群的隐隐的歌声正越过寂静，向前泅游。我像大自然一样可怜，我也像天空一样单纯，面晚的自由也同样虚幻，好比这夜半鸟群的歌声。我眼前是一轮死气沉沉的月，天空比一片麻布更无生机，你的世界啊，病态

而又奇特，我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空虚！1910恰似突如其来的云朵，飞来一位海上的贵宾，她一闪即逝，悄声低吟，从惶惑的岸边掠过。巍然飞翔着一面巨大的帆；像死去一般苍白的海浪一遇见它便躲向一旁——竟不敢再次去触摸海岸。而小船，在片片秋叶似的浪花中，潺潺作响……1910我从苦难和粘涩的深潭中出世，潭边的杂草被磨得沙沙有声，我的生存遭到别人的禁止，我却享受它，热烈，陶醉，多情。我蔫萎着，谁也不注意我，我的栖身所寒冷而泥泞，萧瑟秋风打我身边吹过——是短暂的秋日在把我欢迎。我把残酷的羞辱当作幸福，我生活着，然而我身在梦境，我对每个人暗暗地羡慕，我还暗暗地去爱每一个人。1910树叶儿同情的沙沙声响，我习惯用心灵去把它判断，我向树叶黝暗的花纹观望，从中读出谦卑的心的语言。那些思想很清晰，一片真诚——真是一幅透明的缜密的布匹……请把尖尖的叶儿一片片数清——而不要再玩弄那种语言游戏。你的树叶儿的沙沙簌簌——晦暗不明的语言之树，盲目昏庸的思维之树，你将飞往何种希望的高处？1910从今以后吧，我只把，只把一种快乐赐给我的心——沉下，沉下，再沉下，隐秘的泉啊，请不断下沉。一束束高高的水花，飞起，跌落，飞起，跌落放开嗓音哗哗啦啦，突然间——又变得沉默。但是请用思无邪的祭服裹住我的整个的灵魂——如同落叶松的大树搭成的颤巍巍的浓荫。1910沉闷的暮色遮没了我的床榻，胸口紧张地呼吸难以入睡……或许，一只精巧的十字架，一条秘密的小路，我最珍贵。1910随着隆隆雷声和闪闪电光，掠过不祥之鸟的阵阵悲鸣，千年万年，数不清的星辰已经掀过多少页火的篇章。万物在神圣的惶恐中生长，各自都以自己的灵魂——如同燕子当暴风雨来临——完成着自己难以描绘的翱翔。你什么时候才能融于太阳，你哟，银光辉耀的浓云？那时，蓝天将无比清明，而宁静将舒展它安详的翅膀。1910马儿慢腾腾地向前跑，灯笼里只有一点儿火光！这些陌生人，他们大约知道该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相信他们会照料我我只觉冷，只想进入梦乡。转弯处，车子狠狠地颠簸，使我面对星星的光芒。滚烫的头颅颠得晃来晃去，不知谁的手，像温柔的冰一样，昏暗中一行行枞树的身躯，我今生还从来无缘欣赏。1911贫穷的光迈着冷冷的脚步，把明亮洒进潮湿的树林。我把像只灰色鸟般的愁苦缓缓地放进我的心。我拿这只鸟儿怎么办，它受了伤？大地已经死亡，它沉默不语。不知是谁，从昏睡的钟楼上已把那只叮咚作响的大钟摘去。空荡荡，无依无靠无牵挂，矗立着喑哑无言的碧空，像座白色的一无所有的塔，那儿，只有迷雾和一片寂静。清晨，怀着无边无际的温柔，——它一半苏醒，一半仍在梦中，一种难以解脱的忘情的神游——条条思绪，如迷茫的钟声叮咚……1911阴沉的空气，闷热而嘈杂。在林中我感到坦然，舒畅。独自散步，这轻轻的十字架，我又一次驯服地背在身上。于是，像那只突然飞起的野鸭，我又发出对冷漠的祖国的责难，——我所有的是一种凄凉的生涯，在这种生涯里每个人都很孤单！一声枪响。在那昏睡的湖面，鸭子的翅膀如今多么沉重，湖水映出松树迷蒙的枝干，仿佛是另一些苍翠的青松。那是世界的迷迷蒙蒙的疼痛——昏黄的天际的反光多么奇异——哦，请允许我也变得同样迷蒙，请允许我，允许我不再爱你！1911树叶儿在枝头惊慌地喘息，黑色的风使它们沙沙作响，黝暗的天穹中，一只小燕子画出了个圆圈儿，振翅飞翔。一步步跨近的黄昏时分和一只要死不活的月亮在我的心房中轻声地争论，我温柔的心啊，正在死亡。这时，在傍晚的丛林树梢升起那一轮铜黄色的月，这什么这样地这样地静悄悄？为会么这样缺少着音乐？1911为什么灵魂这般兴奋，不得安闲；心爱的名字几乎全都不在心中？为什么韵律这么短暂——只是偶然，突如其来的阿克维隆（罗马神话中的凛冽凶猛的北风之神）？它掀起一阵尘埃的云雨，它好像纸叶般哗啦啦响，它定将一去不再返回——或许，它返回时已是另一种模样。啊，广阔的俄耳甫斯般的狂风，（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的歌声能使山石移走，鸟兽驯从。）你临空高飏，飞入汪洋大海——而我，把未来的世界拥在心中，我竟把无用的“我”全然忘怀。我曾在一座小小的密林中流连忘返，曾去把一处天蓝色的峭壁石洞探寻……难道说我是真实地存在于人间，而且，当真会有位死神向我降临？1911贝壳或许，你并不需要我，夜晚；从宇宙的深渊，像只不带珍珠的贝壳，我被抛上了你的海岸。你淡漠地让波浪泛起泡沫，你不容分说固执地歌唱，但是你会爱的，你会评说这只无用的贝壳所撒的谎。你会和它一起躺在沙滩上，你会穿上你自己的衣裙，你会把水浪洪钟般的声响和它连结在一起，牢不可分。于是，一只外壁松脆的贝壳恰似一间空荡的心的小屋，你会让它充满喃喃的泡沫，充满轻风、细雨，充满迷雾……1911把一根根细细的、细细的丝绕上珍珠贝雕制的织梭，啊，柔嫩的手指，你们便开始传授这令人迷醉的一课！手儿如潮水，涌来，又退去，——总是一个动作，单调乏味，你是在用巫术，毫无疑问，驱除某种阳光下的淫威，扇贝似的手掌又大又宽，宽大的手掌烈火般炽燃，时而熄灭，被引向昏暗，时而又奔向玫瑰色的火焰！1911啊，苍天，苍天，我定会把你梦见！这不可能，说你会瞎了眼，说白昼会燃烧，像白纸一片，没多少灰烬，没多少青烟！1911我善于让我自己的灵魂摆脱外在的束缚得到解放：歌唱——这是血液的沸腾，一听到它，我会顿时颠狂。我的与生俱来的实体仿佛在

哪儿已受尽折磨，早已断裂的原始的联系如今又一环环重新接合。我们的本质飞上九天，升入那无所偏倚的太空——星星的重锤将直落人间，击碎一只只颤栗的酒杯；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希望在于命运的极大的欢乐；肉体回忆起它的家乡——永远忠贞不渝的故国。1911请别问我，你自己知道，（这首情诗作者生前未发表过，这里所据的1973版的原文，是按作者手稿第一次刊出的文本。）柔情来时并不通知谁，你怎样评说我的心跳，对我反正都无所谓。为什么我要表白。当事情已无可逆转：关于我的存在，这问题已归你掌管。请把手给我。什么情意？不过是舞动着的蛇蝎。它们的权力的奥秘——就在于致命的磁铁！我不敢制止蛇蝎激荡的舞动，我只顾凝视姑娘光辉的面容。1911我在我自己心中蛇一样藏躲，我在我自己身上藤一样缠裹，我飞出我自己，青云直上，——我寻求我自己，飞向我自己，我用两扇黑色的翅膀拍击，我展翅飞翔在大海汪洋……于是，我像只吓坏了的秃雕，飞回来，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巢，它已被人捣毁，抛入深渊，——我沐浴着闪电的火焰，一边在把惊雷呼唤，随即消失在凛冽的云端。1911蜻蜓迅猛地上下翻飞，激起池中黑色的闪光，池塘四周长满芦苇，蜻蜓飞过，池水鼓荡。它们时而身后拖一条长丝，仿佛蜘蛛在织它们的网，时而劈开漩涡，沉入深池，再把水浪合拢，成丧服模样。而我，不知怎的，心情不好，懒洋洋地，一跤跌进荒草丛，在我灵魂深处，我似乎感到寒冷，什么东西在把我刺痛……1911我冷得浑身颤抖，——变成哑子吧，我真想！黄金在空中跳舞，它命令我放声歌唱。歇息吧，惊惶的歌手，去爱，去回想，去痛哭，从昏暗的天体抛下一只轻球，赶快去把它抓住！瞧它，一个神秘的世界和我们的真正来往！什么样的重压和悲哀，什么样的灾难从天而降！怎么办，如果这颗星永远闪烁，反常地一个哆嗦用它的生锈的别针竟然触到了我？1912我恨这种星之光，这些星单一沉闷。你好，我昔日的梦想，——利箭一般的塔身！顽石啊，请化作饰物，请你变成一面蛛网，去把苍天的空胸脯用你的细针刺伤！不久我也难免，——我已感到翅膀的扇动。来吧，活跃的思想之箭何处是你的行踪？或者，结束了行程和期限，我将归来：在那儿——我欲爱不能，在这儿——我真怕去爱……1912你的形象，飘浮不定，令人痛苦，我透过迷雾，不能把它清晰地触摸。“上帝！”——我错了，我脱口而出，我心里原本并不想这样说。如同一只巨大的鸟，神的名字，飞出我的前胸。我前面，是层层浓雾缭绕，我身后，是一只空空的牢笼。1912不是，不是月亮，不是它照耀着我，是只发光的刻度盘，而我有什么错，只为我察觉到银河中暗淡的星群？巴丘什科夫的傲慢我反感；（1787 - 1855，俄国诗人，以形象优美、富有音乐感的抒情诗闻名，属唯美派。）这里人们问他——“现在几点？”他对好奇的人们回答说：“永恒。”1912徒步者我感到一阵难以克制的恐惧，面对面这神秘莫测的巍巍高度。空中的小燕子多么令我满意，像要腾飞的钟楼多令我倾慕！仿佛一位古代的徒步旅行家，我跨越深渊，走地腐朽的桥上，我静听雪球怎样越滚越大，永恒在石钟上怎样嘀嗒地响。但愿如此！可我不是那位旅人，不，我在败叶上忽隐忽现地向前移，而其实，哀愁却在我的心头歌舞。眼前是，山上一场雪崩，山石盖地！而我的整个灵魂——都在一口口钟里，但音乐并不能使我免于万劫不复！1912赌场我并不迷恋于偏执的欢笑，眼下，大自然是一个灰色斑点。几杯下肚，我不得不去细看可怜的生活的这种色调。风逐乱云，在天上嬉闹，船锚在海底的石床上静躺，灵魂挂在该死的深渊之上，它像一片麻布，已经死掉。但是我喜爱沙丘中这家赌场，朦胧的窗外的开阔的景象，和那揉皱的台布上的微光闪耀。四周，有绿莹莹的水波环绕，水晶杯中，是玫瑰色的琼浆，——这时，我却爱凝望展翅的海鸟！1912金币整天价烦恼苦闷，心神不安，整天价呼吸着秋日的潮气。我想去美美地吃顿晚餐，反正钱包里有闪亮的金币！于是，迎着黄色的雾，浑身发抖，我走进一家地下室的小酒店。这样的饭馆儿，这样的三教九流，我这辈子在哪儿也不曾遇见！这里坐着一群小官僚，异国的理论家，还有日本人……柜台那边，一个人在四处寻找钱币——一个个全都酒气熏人。“劳您驾，先生，给我调一调，”我向他礼貌地提出请求，——“只不过，纸币我可不要，三卢布一张的那种，我不能接受！”我能拿这群醉鬼怎么办？老天爷，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假如说，对此我还有权发言，——快请给我兑换我的金币！1912新教徒（欧洲基督教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又称路德教派或抗议宗教派。俄国人主要为东正教派。在俄国的新教徒多为外国人。）我出门散步，遇见人们在出殡，这是礼拜天，靠近一座新教小教堂。哦，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察觉到送葬的教友的肃穆的激荡。我没听清他们的异族的语言，只看见一副马具闪射的光影，马儿缓缓踏上节日的路面，传来阵阵沉闷的马蹄铁声。马车中光线柔和、昏暗，气氛忧郁，一个假情假意的女人在车中危坐，她无言、无泪、也不向别人致意，她胸前的玫瑰花从我的眼前闪过。这群外国人走着，成黑色的一行，女人们边走边哭，纱巾遮着脸，马车夫拉紧缰绳，高高在上，顽固地挤开人群，驱车向前。你啊，死去的新教徒，不管你是谁，人们已把你轻易地，草草地埋葬。由于礼节，他们的眼中也曾有过泪水，教堂的钟声也曾淡淡地敲过几响。我于是这样思索：何必高

谈阔论。我们都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我们不想升天堂，也不怕踏进地狱门，我们只是白天点燃的蜡烛，暗淡无华。1912圣索菲亚大教堂对索菲亚大教堂——上帝命令人人到此停步，不管百姓或者帝王！因为，据目击者说，你的圆顶似乎有根链条，悬挂在天上。查士丁尼的榜样万世流芳，（查士丁尼一世，482 - 565，527年为拜占庭皇帝，在位时大兴土木，君士坦丁堡城中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即为他所建。）当时，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于小亚细亚西岸以弗所城建立阿耳忒弥斯神殿，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阿耳忒弥斯为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公元前五世纪传入罗马，罗马神话中称狄安娜。此处原文为狄安娜。）准许他为了给异教的神建立庙堂，夺走一百零七根绿色廊柱大理石。而你的大方的建造者，远瞩高瞻，心旷神怡，他曾在怎样构想，竟把殿堂上的多角形、半圆形的壁龛安排在朝东和朝西的方向？美丽的庙宇，肃穆而安宁，四十扇大窗——光明辉煌。乘着风帆，托着穹顶，走来四位无比俊美的天使之长。充满着智慧的圆顶建筑千秋万世留存在人间，六翼天使的震耳的恸哭不会使暗色的镀金翻卷。1912一千条泉水汇成的溪流——喃喃絮语着青春的抚爱。小车儿一闪一闪滑过来，像一只蝴蝶，那么轻柔。我微笑着面对春风，我悄悄儿地环顾四周——一个女人的带着手套的手在赶车——仿佛是场梦。她急匆匆地赶她的路，穿着一件黑色的丧服，薄薄的面纱把脸蒙住——面纱也黑得像她的丧服……1912老人天已经大亮了，汽笛在轰鸣，早晨七点钟。长相很像魏尔伦的这位老人，（1844 - 1896，法国诗人，外貌酷似苏格拉底的一座雕像。诗中的这位老人可能外貌和魏尔伦和苏格拉底相似。）现在也该清醒！一双调皮的孩子般的眼睛，发出绿色的火星，一条带花纹的土耳其头巾围着他的脖颈。他在咒骂神灵，咕咕叽叽，言语含混不清，他本想很好地表白一下自己——开口却不知所云。一位做苦工的人，梦想成空，或是苦恼花光了钱，——一只眼睛深更半夜里被人打肿，像彩虹，色迹斑斑。而家中，一场狗血喷头的臭骂没完没了，无边无际，他的严厉的妻子就这样对待他，这位醉酒的苏格拉底！1913彼得堡的诗政府大厦那堆黄色的地方，混沌风雪久久不停地飞旋，法学院学生又坐在雪橇上，（法学院是当时一所政府办的特权子弟学校。）呢大衣一裹，神气活现。轮船入港越冬，碇泊在岸边。太阳照亮船舱厚厚的玻璃。俄罗斯——像船坞中一艘装甲战舰——这只巨大的怪兽在艰难地喘息。而涅瓦河畔——有半个世界的大使，有海军部大楼，阳光照耀，一片静谧！政府身上那件紫红袍，硬如铁石，很可怜，像一件粗陋的毛布外衣。北方冒牌绅士的负担十分沉重——这是奥涅金当年那古老的悲伤；（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在元老院广场上——有雪浪汹涌，有篝火浓烟和刺刀的寒光……小舢板带起水花，海鸥飞来，拜访存放麻绳的库房堆场，那儿有蜜水和梭子面包卖，几个装腔作势的老粗在闲荡。一串汽艇飞快地驰入雾中。自尊而又谦卑的行人，怪汉叶甫盖尼，也耻于贫穷，（普希金《铜骑士》中的主人公）他吸进汽油烟，诅咒着命运！1913Hier stehe ich--ich kann nicht anders...（德语：我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我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一座阴沉的大山尚未豁然开朗，——刚强的马丁·路德失明的魂灵（1483 - 1546，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降临圣彼得堡教堂的大圆顶。（在罗马，是天主教会的中心，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去。）1913……街头夜行的姑娘多么大胆，天空疯狂的星星四处飞窜，流浪汉又死死地把我纠缠，硬要我给他个过夜的地点。请告诉我，谁能用葡萄把我头脑中的意识搅乱，假如现实是——彼得的创造。（指彼得大帝）铜骑士和花岗岩？我要听见要塞里发出的信号，（指彼得保罗要塞。旧日每当解冻河开时，这里会鸣炮预告水情。）我留意到，暖意正浓。隆隆的炮声也会传到地下室吧，我想，可能。而一场清醒的促膝谈心，一阵来自涅瓦河上的西风，会比天上星星由于头脑发昏而胡言乱语，要更加深情。1913安静的城郊，管院子的人用铁锹在清扫屋前的积雪。我，跟几个大胡子的农民一起，走过这条街。偶尔看见几个包头巾的妇女，凶猛的看门狗叫声汪汪，茶炊好似一朵朵红玫瑰，在酒店里、住户家，烧得正旺。1913小酒店里，一个强盗帮（本篇原题《小酒店》，发表时无题。）整夜在玩多米诺骨牌。女店主把煎鸡蛋送上；出家人在那儿痛饮开怀。塔顶上的喀迈拉不禁发问：（希腊神话中的狮头羊身蛇尾喷火妖怪，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顶上以它的形象为装饰。）他们中哪一个最不像样？白发的传教士到了清晨把老百姓喊进市场的篷帐。运来卖的是一笼笼的狗，生意人的铁锁声咔嚓、咔嚓。人人都是盗窃永恒的小偷，而永恒——好比海里的沙。沙子从车上撒落在地——没在足够的草席口袋来装它，而出家人，由于未能尽意，谈起宿夜店，尽说些谎话。1913面包有毒，空气也不干净：想医治伤口有多么困难！约瑟，被出卖在埃及的人，（圣经记载，雅各王子约瑟，被诸兄弟出卖于埃及。）不可能比这更加心酸。贝托因人在星光之下，（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地区游牧的阿拉伯人）在马背上，双目紧闭，编织出激动人心的神话，来回忆惊魂未定的过去。这无需多少创作的灵感：谁在沙漠中把箭囊丢失，谁换了马，——往事一件件如浓雾一片，展现，又消失。而假如真正地放开歌喉，敞开胸怀地歌唱，那么，最后，一切将烟消

云散——只有旷野、星光和歌手，仍将存留！1913短歌我口袋里缺钱花，不讨酒店老板爱，女仆她会扎扫把，还会使劲劈木材。我的手上黑灰多，眼睫毛上有锅灰，我把我的美梦做，别人嫌我是祸害。蓝眼睛的洗衣婆，这些奴才好心肠，晚上睡的硬板窝，还把贞操当天堂。满篮衣服要你洗，屠夫还要调戏你，于是老爷酒杯里，明朝红酒甜如蜜！1913美国酒吧（这一首以及其他几首作者于1912 - 1913年间发表在杂志上的诗，作者生前均未收入自己编的诗集。）酒吧里不见有姑娘们出现，仆役们面色阴沉，懒于应对；一个美国佬燃起一支雪茄烟，他的尖刻的头脑想入非非。一张灿灿发光的红漆柜台，苏打威士忌的堡垒在招引行人：谁不熟悉酒馆的那幅招牌，即使瓶签缤纷，看不分明？畅开供应，随意挑选——成堆的香蕉，颜色金黄，蜡黄色皮肤的女售货员却面无表情，像天边的月亮。我们要了掺咖啡的橘子酒，起初，我们微微有些儿伤感。而我们命运之神的车轴即将向另一个侧面旋转！后来，我开始轻轻交谈，我在一只转椅上稳稳坐定。我缩在帽子里，用我的麦管搅动冰块，倾听着嘈杂的人声……店主人的眼睛——比金币还要金黄——它不会让幻想家们感到怠慢……我们不满意的，是明亮的阳光和天体的运行，移动得过于悠缓！1913轻浮的生活使我们变得疯狂：清晨酒杯在手，傍晚仍有醉意。怎样能挡住这种无谓的欢畅，你脸上的潮红，噢，酒的瘟疫？（借用普希金《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中的形象。）握手的礼节也变得难以容忍，半夜三更还要在街上接吻拥抱，这时小河细流都变得沉重，路灯也像是火炬一样燃烧。我们都像童话中的狼，在等待死神，然而我担心产，那种人会死得比谁都快——嘴巴一张简直红得能吓死人，眼睛前面还倒挂着一绺刘海。1913贱民们入睡了！广场裸露出拱形的大口。（这首诗原题《皇宫广场》，曾收入诗集，但被检查官抽去，在此外译文所据的选集中第一次发表。）照耀着青铜大门的是如水的月华；一个小丑曾在这里为光辉的荣耀犯愁，（指俄皇保罗一世，1754 - 1801，死于贵族谋反。）一只野兽曾在这里折磨过亚历山大。（指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 - 1825，保罗一世之子。“野兽”所指不详，可能暗指他终生不倦地对国内权势的追求。）自鸣钟的敲击，一代代帝王的幽灵……俄罗斯啊！你生活在血泊中和石板上，我要加入你的钢铁的方阵，哪怕上帝赐予我的是一团忧伤！1913董贝父子（狄更斯小说名。原诗集编者在前言中说：在这首诗中，我们见到的，不单纯是一幅照狄更斯原作描绘的图画——在传达小说情节时有意背离了某些细节的准确性，而是深刻地透入了狄更斯创作的特性，精微地触及了社会危机和狄更斯的痛苦的人道主义。）当我听到英国语言的声音，感到它比口哨声更为刺耳，——越过一堆账簿的阴影，我看见了奥立弗·退斯特。（狄更斯另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请问查尔斯·狄更斯先生，那时的伦敦都有些什么：董贝的账房，设在伦敦旧城，再就是一沟黄水的泰晤士河。雨水、泪水。一个小娃娃，娇小的董贝儿子，肉皮白嫩，快活的公司职员在说俏皮话，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所云。账房里几只椅子全都很破，人们在计算着便士和先令；好像是蜜蜂飞出了蜂窝，一年到头在数目字中翻腾。肮脏的律师们伸出尾巴上的刺，在烟草浓雾中埋头工作，——瞧吧，仿佛有一条粗粗的绳子，破产人临空摇摆，套着绞索。敌人一方定下这样一条：决不给他任何的帮助！穿花格布裤子的女儿来到，把他抱在怀里，放声痛哭。1914瓦尔基利亚女神在飞翔，琴弦在歌唱。（北欧神话中帮助战士作战并将阵亡者的灵魂引入圣殿的女神。）一出大而无当的歌剧正在收场。跟班们把厚重的皮袄裹在身上，敬候着老爷，肃立在大理石楼梯旁。大幕这就垂下了，唢啦一声响，一个傻瓜还在廉价的坐席中鼓掌，车夫们围着一堆篝火又跳又唱。某某老爷的车！各奔前程。散场。1914……（这是长诗《请到月亮上来》中的一小段）月亮上寸草不生，那可不是好地方，月亮上的老百姓都在那儿编箩筐，——他们用麦秸和稻茎编成轻巧的箩筐。月亮上光线太差，而家里要好得多，月亮上不像在家——简直是鸽子窝，鸽子们住的家呀——多美的鸽子窝……1914半侧着身子，心贴着忧怨，（这首是献给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眼睛注视着淡漠的众生。从肩头上，石块一般僵硬，落下那条伪古典派的披肩。可怕的声音——苦味的醉意——叙说着袒露灵魂的阴郁的话：那时候，愤怒的费得娜——（拉辛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拉舍里，就这样屹立。（艾丽沙·拉舍里，1821 - 1858，法国悲剧演员，费得娜的出色扮演者。）1914马掌踢踢踏踏，反复唠叨平凡而粗野的光阴，看院子的都裹着厚皮袄在木长凳上酣睡不醒。守门人，一副威严的懒惰相，听见有人在敲那扇大铁门，便立起身来，打呵欠像野兽一样，令人想起你的尊容，西徐亚人，（公元前七世纪居住于黑海北岸的部落人）那时，怀着年老气衰的爱情欲望，在歌子里竟把罗马和雪花搞混，奥维德在把牛皮四轮车歌唱，（奥维德·纳索，公元前43 - 前17，罗马诗人，曾被奥古斯都大帝流放到黑海边。）跟着一队野蛮的大车行进。1914半圆形的柱廊突向广场，（这是为俄国建筑师A·H·沃洛希金，1759 - 1814，逝世一百年而作。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就是他建造的。）显得那么自由，那么宽舒，——上帝的庙堂伸展在前方，像只轻盈的十字形大蜘蛛。而建筑师并非意大利人，然而罗马的俄罗斯人，——又怎么样！你每一次就像个外国人，缓缓穿过那丛林

般的柱廊。而这庙堂的这小小的身躯比那庞然大物百倍地有生气，（指彼得堡伊萨阿基大教堂）这庞然大物竟无计可施，让整整一块岩石紧压在地！1914拐棍（这首诗的主题与形象和作家在1914年所写的一篇论及恰阿达耶夫的文章有关。他在文中说：“对于恰阿达耶夫，俄罗斯只有一件赐物：精神上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在西方，这种自由任何时候都不曾得到如此宏大、如此纯粹、如此充分的体现。恰阿达耶夫把这种自由作为神圣的拐棍接受下来，走向了罗马。”第三节第三、四两行“我家里人心头的悲伤，对我一如往常地陌生”，也与该文中的这段话直接有关：“自从这句话在恰阿达耶夫意识中迸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并与他的‘家里人’以及家里的利益永远断绝了关系。”该文刊于《阿波罗》杂志，1915年第6-7期。恰阿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有革命倾向，普希金曾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是写给他的。）我的拐棍就是我的自由，它是我的生命的真谛，我的真理不是无需多久就将成为人民的真理？当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我不会崇拜脚下的大地，我拿起拐棍，欢欢喜喜，向着远方的罗马走去。在这片黑色的耕地上积雪永远不会消融，而我家中人心头的悲伤对我一如往常地陌生大雪在岩石上消融，它被真理的太阳烧化。人民是对的！他们给我拐棍让我前去参拜罗马！1914可怜的一群，奔跑着，像一只只羊，这些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老人。（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16年古希腊诗人和戏剧家，以悲剧著名。）此刻，我走在逶迤的羊肠道上，阴暗的屈辱填满了我的心。然而这一个时辰已经不远：我将抖掉我心头的种种烦恼，好像一个顽童，每到夜晚，把他草鞋上的沙粒全都抖掉。1914既不要胜利，也不要战争！（这首诗写于1914年第一次大战初期。原题《在战争面前》。）噢，铁人们，到什么时候，保卫安全的卡庇托里的重任（构成罗马城区的七个山冈之一，山上有古罗马城堡遗址，在古代，山上有卡庇托里神殿，是罗马元老院和民众聚会的场所，因此下节诗中说它是“雄辩家的讲坛”，并有“尖利的喙”。）对于我们，才算承担到头？或者是，那个雄辩家们的讲坛不再把它尖利的喙伸出，它背叛了罗马人的场场鏖战，背叛了罗马人民的愤怒？或者是，太阳神的破车老牛，搬运的只是一块块残砖碎石，那个低矮幼儿的手中只有（指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马努伊尔三世，1900-1946，他年轻而且身材矮小。）罗马城的几把生锈的钥匙？1914兰斯与科隆（兰斯为法国城市，科隆为德国城市。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兰斯城大教堂被德军炸毁。）……然而在古老的科隆也有座教堂，虽未完工，但毕竟非常美丽，总还住有一位主持正义的司祭，那松林般的尖塔顶美妙无双。这位司祭被骇人的警报声震惊，在这严酷的时刻，暗夜也更浓更长，一口口德意志的大钟在放声高唱：“你们对兰斯的兄弟犯下什么罪行？”

1914欧罗巴它像一只地中海螃蟹，或者像只海星，它是被浪花抛出水面的最后一片大陆。广阔的亚细亚、亚美利加受尽海的爱抚，而当大海冲刷欧罗巴时，已力不从心。欧罗巴的海岸弯弯曲曲，如生龙活虎，那一个个半岛上的雕像如临空高悬，它的海湾的轮廓多少富有女性的特点：比斯开湾、热那亚湾，一条懒懒的弧。欧罗巴被人披上神圣同盟的破烂衣衫，（十九世纪初，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组成的反动同盟。）这是一片属于征服者的古老的土地，西班牙像一只脚踵，墨杜萨是意大利，（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还有没有国王的温柔可爱的波兰。从那时开始，专制君主们手中的欧罗巴！当梅特涅冲着波拿巴伸出羽毛笔尖，——（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波拿巴指拿破仑三世。）一百年来头一遭啊，也是我亲眼所见，你的这幅神秘的地图发生了变化！1914我枯燥的生活被一把火烧光，如今我不为石头唱歌，我把木材歌唱。木材轻巧而粗壮，只需用一块木材就能造出渔夫的桨，也能造出大船的船台。钉呀，钉，钉紧木桩，大锤呀，你敲呀、敲，歌唱木材的天堂，那儿万物玲珑轻巧。1915星期二到星期六之间横亘一片荒漠。啊，七千里啊路漫漫！火箭一般越过。小燕子成群跨越海洋向着埃及奋飞，四天四夜，它们的翅膀没有沾一滴水。1915他们走向山冈，心中愤愤不平，很像对罗马不平的平民阶级，这群老母绵羊——黑色的迦勒底人，（公元前1000-500年间南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一支闪米特族人，曾向亚述人宣战，争夺巴比伦。）头戴黑暗之冠的妖魔鬼魅。他们成千上万——纷纷向前蠢动，毛茸茸的膝盖骨好似一个个小木杆，他们战栗着，奔跑着，一片毛浪汹涌，如同神坛前那只巨大轮盘中的神签。他们离不开皇帝和黑色的阿芬丁山，（罗马城坐落在七个山冈上，其中主要为阿芬丁山。当时平民与贵族争斗时，常常逃入此山。）离不开绵羊的罗马和七座山冈，离不开狗叫声和天穹下的篝火连片和茅草房中苦味的炊烟，以及烘房。（指欧洲农民烘干粮食的烘房。）好似一排丛林中的墙在移动向前，好似奔跑着军营战士的篷帐，他们向前走，一团神圣的混乱，朵朵羊毛如沉重的浪花，挂在身上。1915皇宫广场一身帝王的锦绣衣冠和摩托马车的豪华贵重，——一个尊为天使的柱塔僧（终日幽居在柱形塔式教学内进行苦修的一种古代僧侣。）从首都黑泥潭中被捧上天。行人走进暗黑无光的拱门，如同在水中游，消失不见，广场上，也同在水中一般，木砖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响声。只有那边，堡垒中，灯火通明，一片深黄色的破布

在逞凶作恶，（指沙俄国旗，上面有双头鹰图案。）仿佛在把双头鹰满肚子的肝火向四面的空气中喷撒不停。1915所有温情的教堂都在用自己的声音，（这是诗是写来赠给玛·茨维塔耶娃的。）用女声合唱队混杂的音调歌唱，仰望乌斯宾斯基教堂石砌的拱顶，（直译则为“圣母升天节教堂。十五世纪时由意大利建筑师建造。）我的双眉高高地抬起，弯成了弓状。登上天使长们加固防卫的壁垒，我从美妙的高处俯瞰着全城。在城堡围墙中，我油然而伤悲，并且带着俄罗斯的颜色和姓名。真奇怪啊，我们竟会梦见一座花园，那儿鸽子在炎热的蓝天里翱翔，修女们唱的是东正教的诗篇：莫斯科的佛罗伦萨是乌斯宾斯基教堂。（此句原为“充满柔情的圣母升天节——是莫斯科的佛罗伦萨。”原编者注认为“圣母升天节”指圣母升天节教堂，即乌斯宾斯基教堂。）莫斯科的教堂都有五个尖顶，都有意大利的和俄罗斯有灵魂，它们令我想起了曙光女神，（通译为“奥罗拉”，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她也穿着皮袄，有个俄罗斯姓名。1916噢，在黑色的克里姆林广场，这里的空气也沉醉于暴乱，歹徒们把动荡的“安静”摇晃，连白杨树的芳香也惊恐不安。一座座面容蜡黄的巨大教堂，一口口大钟如茂密的森林，若是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匪帮，他准会在巨石大墙之间藏身。而那些大教堂，神秘的去处，那儿十分黝暗，十分阴凉，好像一只只可爱的陶土双耳壶，俄罗斯的美酒在壶中荡漾。乌斯宾斯基教堂，它圆得出奇，整个是一座惊人的拱形天堂，布拉戈文斯基教堂，一片翠绿，仿佛会突然间轻声儿絮语歌唱。阿尔汉格尔教堂和基督教堂都通体透亮，一望无遗，任人观摩，——但处处都是隐而不见的哀伤，连瓦罐儿里，也藏匿着烈火……1916“不知在涅瓦河岸的什么地方，我丢失一枚可爱的宝石胸针。我舍不得那美丽的古罗马姑娘，”——您噙着泪水对我叙说衷情。然而又何必，漂亮的格鲁吉亚女郎，去惊动神圣的棺木中的尸骨？当你说话时，你扇形有睫毛上，一粒小雪花儿正溶化成泪珠。你还把短短的头颈低低地垂下。唉！没有宝石胸针，没有古罗马姑娘，我只舍不得黑皮肤的济纳金娜，——（一个格鲁吉亚名字，据同时代人B·M·日尔蒙斯基说，指的是济纳金娜·卓尔察则。）这少女的罗马，在涅瓦河岸上。1916水晶般清澈的深渊中，四壁多么陡峭！黄褐色的连绵的群山在为我们说项，疯狂的岩石砌起的一个个尖刺般的教堂悬挂在空中，这儿处处是宁静和羊毛……1919真可惜呢，现在是冬季，家里听不见蚊虫的嗡嗡叫。而你，正是你，令我想起一根轻浮而纤柔的稻草。蜻蜓在蓝天盘旋飞翔，时尚像只小燕子翻飞起落，把个小篮子顶在头上，或是唱只华丽的颂歌？我并不打算来规劝你，找个借口推托也是徒然，然而，起沫的奶油和橘子皮却永远可口，永远香甜。你喜欢信口胡说八道，这一点倒也无伤大雅，怎么办呢，最温柔的头脑喜怒皆形于色，毫不做假。你老是企图用一把调羹怒气冲冲地把蛋黄打散。它被你搅得发白、精疲力竭，可总难打散它，总要残留一点。的确，你并没有做错事情，何必评头论足，揭人之短？上帝造你，好像就是存心要你来作喜剧式骂人表演。你必中充满欲念，充满歌声；你好像是一只意大利乐曲，你的红似樱桃的小小的嘴唇，天生为了把甜美的葡萄干吞吃。你可别希望变得更加聪明，你身上全是变幻，全是挑剔。你的小帽子留下来的阴影，像一副威尼斯舞会上的面具。1920 - 1923我希望我能够为你服务，如同其他那些爱你的人，我口中念叨不止，出于忌妒，用我的两片干裂的嘴唇。言词已不能给我以宽慰，不能使干涸的唇得到滋润，没有你，浓密的空气又会化作一片空虚的混沌。如今我已经不再去妒忌，而你，我一心想要得到，于是我自己便把自己送给刽子手试他的刀。我不愿把你称作为爱，也不愿把你称作喜悦，它们对我来说已被取代，代之以奇异而陌生的血。我立刻会对你脱口而出——只需要再过一刹那时间：不是喜悦，而是痛苦——我此时在你的身上发现，而且，仿佛是一种罪恶，你的樱桃小口脉脉含情，——它已经被你惊惶地咬破——在把我往你的身边吸引……快快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没有你，我害怕我会毁灭，如今我感到你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一切，一切我所希冀，此刻都分明地在我眼前。我决不，决不再去妒忌，然而我此刻正在把你召唤。1920演员和工人（这首诗是为一处演员咖啡厅的开张而写，诗人曾自己朗诵，时间在他被捕前不久。）这儿有高高的桅杆，有救生圈，这是在帆艇俱乐部结实的码头上，在南国的浓荫下，在南方的海边，建造起一排芳香的木质的围墙！这几面木墙在游戏中建造起来！难道说劳动——不也意味着游戏？脚踏新鲜的木板，走上宽畅的舞台，第一个在这儿迈步，该多么有趣！粼粼水波上建起个演员之家！演员本是世界的甲板上的海员！竖琴啊，它从来，从来不曾惧怕兄弟们手中沉重的铁锤的震颤！艺术家和工人说着同一句话：“确实，我们的真理是一个！”木匠和诗人生活在同一精神下，虽然诗人把神圣的美酒喝！我们一同劳动——建成我们的家！谢谢你们，大家日夜不停。工人在他严肃的面具之下隐藏着未来世纪的崇高温情！快乐的琴弦散发着大海的芬芳呀，航船整装待发——祝你一帆风顺！一同游向那未来的霞光吧，你们还不能休息哟，演员和工人！1920夜晚，在庭院里，我在擦洗，——天上闪耀着稀疏的星群。星光——像撒在斧刃上的盐粒，大水桶的四沿都结上了冰。两扇门儿紧闭，加上一把锁，大地凭善良本性，庄严肃穆

，——在哪里能够找到，还很难说，比嫩叶尖上的真理更纯洁的基础。星星在大水桶里融化，如同细盐，凛冽刺骨的水更加黑沉沉，死亡更纯洁，苦难的味道更咸，而大地更加真实也更为吓人。1921寒风在山上啼啭，忽然间难以承认，——而时间把我裁剪，如同割去你的脚跟。生命正在战胜自己，声音在逐渐消亡，总有什么难遂人意，有什么无暇去回想。过往总离不开心头，或许，血液呀，难以想象，你过去曾怎样簌簌地流，如今又怎样簌簌地流响。显然，这两片嘴唇不会白白地震颤，峰顶正在摇动，它注定要被斩断。1922好像一团面粉在发酵，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而，由于热量在增高，操持家务的人儿发了狂。仿佛索菲亚们由于五谷丰登，从聪明的第二小天使餐桌上，把那些注入足够热量的圆顶高高举起，不断向上，向上。为了凭借力量，凭借柔情诱发一块面包增大分量，时间，这位上帝的牧人——捕捉一个字，像捕捉面包一样。于是时代的冷酷的弃儿，对先前已经浓缩了的面包补足了它们缺少的份额，把自己应有的位置找到。1922我不知道，从什么时辰这只小曲儿开始高扬，——是不是按照它的调门小偷潜行，蚊子公爵作响？我真想再一次来讲一讲任何事情，“刺儿”一声划一根火柴，用肩顶黑夜，把它唤醒。真想扔开一个个干草垛——这空气的帽子，它让人苦痛；把这只布袋扯开，撕破，那里边装的是野蒿草种。为了这玫瑰色的血缘关系，这些干草茎的铮铮响声，那被偷去的东西重被找回，通过世纪、干草棚和梦。1922我顺手搭起一架木梯爬上披散的干草棚顶，——我在呼吸银河的碎屑，我在呼吸宇宙的病症。我还在想：何必去激起这窝拖长了调子的杂音，在这团永恒的纷纭中抓取爱奥利亚人美妙的琴声？（希腊民族的一个分支，分布在小亚细亚海岸一带。有古代的抒情诗流传，萨福就是爱奥利亚人。）大熊星座杓子里有七颗星。人间共有五种善良的感情。黑暗膨胀着，膨胀着，铮铮有声，增长着，增长着，重又响声铮铮。竖起车轮，横在宇宙中间，——一辆巨大的马车卸完了货。干草棚中这堆古老的混乱，刺激着感官，如雪花飞落……我们不是在抖动自己的鳞片，我们是在唱世界不爱听的歌，我们调整琴弦，仿佛在匆忙间用一层蓬松的毛把自己包裹。每当金翅鸟从巢中坠落，割草人会捧起来送回树丛，——我从火热的队列中挣脱，我回到我亲爱的音序之中。为了这玫瑰色的血缘关系和草茎的干燥的铮铮响声相互分离：血——克制着自己，草茎——沉入玄妙难解的梦境。1922轻风给我们带来慰藉，我们察觉，在头顶的碧空，有亚述人的蜻蜓的薄翼和弯曲的黑暗奏出的响声。（作者在1922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十九世纪》引出这节诗，并且说：在我们当今世纪的血管上，流着非常遥远的伟大文化的沉重血液，这文化可能是埃及人和亚述人……）六只手臂的飞怪的躯身，像云母色的、蹼掌般的树林，它和阴霾密布的天空的底层一同因威武的雷雨一片混沌。蓝天中有个难以渗透的角落，往往，每当面临安怡的白昼，仿佛浓黑的夜就要降落，一颗宿命的星星在那儿颤抖。穆斯林的死神两翼受伤，（音译为“阿兹拉伊尔”）她身披鳞甲，艰难地向前，用她一只高高举起的手掌托住被她征服了的苍天。1922莫斯科的小雨……它把自己燕雀般的清冷极其吝啬地向下轻抛——一些儿抛向我们，抛向树丛，一些儿抛向水果摊上的樱桃。暗夜里一种激动在升起——几片茶叶在杯中轻轻翻转，——仿佛是，一窝小巧的蚂蚁在墨绿色的丛林中欢宴。落满新鲜水珠的葡萄园在柔嫩的青草丛中颤栗，——它似乎揭开了秘密的源泉，莫斯科的蹼掌下隐藏着凉意。1922世纪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啊，谁人有本领凝神注视你的眼珠，并且，用自己的鲜血粘紧两个一百年的两条脊骨？血液这粘合剂来自世间万物，它汹涌澎湃而来，喷出咽喉，只有不劳而食者感到恐怖，站立在这崭新岁月的门口。生命所在之处，万物生长，它们必须为生命带来高潮，一根隐而不露的强壮脊梁支撑着呼风唤雨的滚滚波涛。人间大地上这年幼的世纪如婴儿骨骼般脆弱松软。恰似把羊羔当作神坛的祭礼，人们重又把生活推向峰巅。只为给新世纪找开牢笼，只为让新世界向前迈步，纷乱的时代的旋转舞动，必须用长笛来加以约束。这是世纪在用人间悲痛把阵阵的狂风巨浪掀起，而毒蛇藏匿在青草丛中也会感受到世纪黄金的韵律。幼苗将会胀大，它正在成长，嫩芽将会迸发，染出新绿，你柔弱的脊椎仍不够强壮，我的美丽而又可怜的世纪！你面带一丝茫然的微笑遥望身后，软弱但又严峻，仿佛一只野兽尚且幼小，时而回头张望自己的脚印。血液这粘合剂来自世间万物，它汹涌澎湃而来，喷出咽喉，如同烈性的鱼从水中跃出，海洋温热的软骨向岸上奔流。离开蔚蓝的潮湿的长空，从那高天的鸟类的大网，冷漠在流呀，流呀，不断地流动，向着你身上的致命的创伤。1922不啊，我反正从来都不是个同时代人，我不宜于享受这样的尊敬。噢，我多么讨厌一个什么人与我同名，那不是我，那是另一位先生。主宰一切的世纪有两颗惶惶的眼珠和一张美丽的泥土大口，然而它正在死亡，它已站立不住，正倒向衰老的儿子的麻木的手。我和世纪一同抬起病态的眼睑——两颗巨大的惶惶的眼珠，轰隆隆的河流曾对我絮絮倾谈人类激烈的相互控诉。一百年前，一张平整的轻便小床，床上一对雪白的枕头，一具泥土的身体奇异地挺直、伸长，——世纪结束了它第一次的醉酒。（研究家认为，这里指拜伦的死。拜伦为希腊独立而死，死于军中。）当全世界正在进行吱吱嘎嘎的征讨，那

是一张多么轻便的床！又怎样呢，如果不能把另一个世纪铸造，——那就跟这个世纪共久长。而在闷热的房间里、马车里、篷帐里，这个世纪正走向死亡，它死后，两颗惶惶的眼珠，在角质小囊里还闪烁着羽毛状的火光。1924今天夜晚，决不是骗人，（这首诗最初发表于《列宁格勒》杂志1925年第20期，1926年《新世界》第6期重新发表时题为《吉卜赛姑娘》。）融化着的积雪齐腰深，我走在一个陌生的小站，瞧——一间草房，我走进过道——几个黑衣修士在喝茶，有说有笑，一个吉卜赛姑娘跟他们厮缠。这个吉卜赛姑娘斜坐在床头，一次又一次抬起头，纠缠不休，她的话儿听起来实在可怜。她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天明，她说：“哪怕只给我一块头巾，一块布片儿也行，我都不嫌。”那时的一切都不能重描，橡木桌，盐瓶里的小刀，一只大肚皮刺猬代替面包团。修士们想唱歌——却不能唱，他们想起立行走——却只能爬过窗，弓着腰爬进倾斜的庭院。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时辰，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嚼食声——几匹马把黑燕麦吃掉好几升。黎明时，大门吱吱一响，他们在院子里把车套上。然后，慢慢地暖和着手掌心。天边是麻布片似的淡淡曙光。烦闷啊烦闷，它把一桶石灰浆枉费心机地撒向四方，而这时，穿过透亮的麻布片，窗外射进了牛奶色的白天，一只秃毛白嘴鸦闪闪发亮。1925生活沉没了，像天边的闪光，像一根睫毛落入一杯水。我已经完全学会了撒谎，因此我什么人也不会怪罪。你想要一只夜间的苹果，想要一杯冲水的新鲜浓蜜糖，你想要，我就脱掉这双毡窝，（一种羊毛压制的靴状暖鞋）像抱起了一根绒毛一样。一位天使披着晶莹的珠网，身上是一件金色的羊裘，灯光发出的一丝儿微亮，直照到她的高耸的肩头。难道是一只猫把身子稍一摇摆，变成了一只黑色的野兔，就会突然间把道路缝合拢来，随即消失了，不知去向何处。你红果儿似的唇在怎样颤栗，你怎样给儿了喂了一口茶水，你说话，像在揣摸我的心意，不知所云，前言不搭后语。你怎样绝望地言不尽意，你微笑，你养成了撒谎的习惯，——笑的时候，你那笨拙的美丽迸发出了它全部的特点。越过那争奇斗艳的百花，被那尖尖的王宫宝塔遮蔽，有一个睫毛后面的国家，——在那儿，你将会成为我的妻。咱们挑两双干净的毡窝，挑两件金黄色的羊皮袄，咱俩手牵着手，肩肩相摩，再次走上那同一条街道。决不回头，也没有任何阻拦，沿着那些明亮的路标——那些注满了油的指路的灯盏，从黄昏一直到东方破晓。1925亚美尼亚（作者1930年10至11月曾去第比利斯旅行。其间写了12首关于亚美尼亚的诗，这里选译3首。）之一你轻摇着哈菲兹的玫瑰，你照料着小兽般的孩童，露出农夫和牡牛的教会那些肩头的八面的角棱。全身涂满了嘶哑的赭色，你整个远远地伸向天涯，可这里只一小茶盘清水就粘成一幅小小的图画。1930.10之二啊哈，我什么也不愿看，可怜的耳朵已聋。给我只留下各种色彩的嘶哑的赭色和铅红。可是为什么我开始梦见了亚美尼亚的早晨，我想——我要看看埃里温的山雀怎样营生，用粮食在捉迷藏的面包师怎样弯腰屈体，怎样从炉灶里取出湿漉漉的拉瓦什外皮……（外高加索扁形面包）啊哈，埃里温，埃里温，你不是城——是火红的核桃树，我爱你的街道的大嘴巴般的歪歪斜斜的纹路。像毛拉弄脏古兰经，我把混沌的生活弄污，我让自己的时间冻结，没有使热血流出。啊哈，埃里温，埃里温，我任什么也不再需要，我不要你的那像冻结了一样的冷漠的葡萄！1930.10.21，第比利斯之三这样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指阿什塔拉克村。据作者在《亚美尼亚纪行》中说：阿什塔拉克村悬挂在水的淙淙声之上，就像悬挂在铁丝构架上一样。）水的皮毛的音乐多么喜人！这是什么？纺纱？叫声？警笛？可别碰我呀！可别祸及我身！在湿漉漉的歌调的迷宫，这种闷人的混沌尖声急说，就像水里的姑娘这时来临在地下的钟表匠家里作客。1930.10.24咱俩坐在厨房间，白色的煤油味儿甜。一把尖刀一块面包团……你高兴，就把煤油炉添满，要不找些小绳儿来，整夜不睡编个篮子卖，那咱俩就好去火车站，谁也别想见我们的面。1931.1Ma voix aigre et fausse...P. Verlain（法语：我的声音刺耳又虚伪，引自魏尔伦的诗《小夜曲》。）我要对你吐一吐隐衷毫不掩饰：全是白日梦呀，白日梦，我的天使。美向古希腊人在这里闪着光辉，耻辱向我从小黑洞儿里张开大嘴。希腊人抢走了海伦，从大海上，而我只能用嘴唇舔舔咸浪。抹在我嘴巴上的东西，一分钱不值，贫困还对我恶言相逼，做下流手势。哎呀，爱呀，灌呀，扭呀，反正都一样，天使玛丽呀，喝你的鸡尾酒吧，灌你的黄汤！我要对你吐一吐隐衷，毫不掩饰：全是白日梦呀，白日梦，我的天使。1931.3.2我要当家长还不知哪一天，我的年纪还不能享受尊敬，人家还会面对面用丑话骂我，尽用一些电车上吵架的语言，既是十分的粗鄙，也毫无意义：“没出息的货色”，好吧，我就道歉，然而在内心深处我毫无改变。当你想，你和世界有怎样的联系，那么你自己也不敢相信：全是胡闹！半夜里别人家房门上的一把钥匙；还有口袋里一枚十戈比的银币，再就是一张违禁的赛璐璐底片。我，像只小狗崽子，每当响起那歇斯底里的铃声就向电话冲去：电话里在说波兰话：“谢谢，太太”，是别个城市传来的打情骂俏，或是一个永不兑现的诺言。你老是在想，到处是烟火花炮，找个东西当爱好，哪怕上瘾也行，等你心平气和时，一瞧，你眼前，只有失业景象，一片乱七八糟：请吧；请你就跟这些凑合凑合！时而冷冷一笑，时

而胆怯地摆出架势，拿一根柔嫩的树枝当手杖，我走出门，——我听见一条条胡同里奏鸣曲的声音，我在每一个小食摊前舔我的嘴唇，躲在巨大的门道里一页页地翻书，我不是在活着，我也总算在活着。我去找麻雀们，去找新闻记者们，去找大街上照快像的摄影师，用个小夹子从个小水桶里一捞——于是，五分钟，我便得到我的肖像，背景是一座圆锥形蓝紫色的巍巍大山。而有时，我下定决心出去跑一跑，跑进那些闷人的热气蒸腾的地下室，那儿，一些尊贵的诚实的中国人，用两根筷子从面团里夹出个小团子，他们喝烈酒，玩切成条儿的纸牌，他们像一群扬子江上飞来的燕子。我喜欢坐在咔嚓咔嚓的电车里出游，喜欢马路上一团团的阿斯特拉罕柏油，路面上铺着一层稻草编织的席片，令人想起装意大利豆蔻酒的草蓝，和开始建造那些列宁式大楼的年代建筑物上常用的鸵鸟毛形状的装点。我走进各家奇异的博物馆的洞穴，伦勃朗的守财奴们在那儿大睁着眼睛，紧盯着跑圈儿的驯马皮肤的闪光，我惊叹提香笔下主教角状的法冠，也惊叹丁托列托那花里胡哨的技法，——超过了成千只吵吵嚷嚷的学舌鹦鹉。我多么希望能够尽情地寻欢作乐，能够放开嗓子说话，把真理说出来，把心头的忧郁送入云霄，叫它见鬼去，抓起不管谁的手说：“放亲热点儿吧，”我对他说，——我跟你是同路人呀……1931.5 - 9月什么样的夏天！鞑靼人的闪闪发光的年轻工人的脊背，脊柱上一条女孩用的布带，神秘的窄窄的肩胛骨和孩子的锁骨。你好呀，你好，强壮的未受洗礼的脊骨，有了它我们将活过不止一个世纪，不止两个……1931.6.25别再垂头丧气，把稿纸塞进书桌，我如今被抓在可爱的魔鬼手中，好像理发师弗兰沙用他的香波把我的头美美地洗了一通。我敢打赌，我还没有死亡，我敢像骑手一样，用脑袋担保，我能够在赛跑的跑道上，当一个十分出色的惹祸包。现在是一九三一年，我牢记在心，一个在丁香花中盛开的美好年头，我记住，蚯蚓一条条地长成，整个莫斯科都在小快艇上遨游。别激动：急躁——是一种奢侈。我要逐渐逐渐地把速度加快，我踏上小径，迈着冷冷的步子，我要让我的距离依然存在。1931.6.7哦，我们本喜欢隐瞒真情，我们毫不费力地遗忘：童年时，比起长大成人，我们更加靠近着死亡。孩子睡眼惺忪，尚未清醒，便抱着盘子吃，还觉委屈，而我已经不会怪罪任何人，任何一条路我都将独自走去。1932.4我应该活着，虽然我两次死亡，而城市由于水而呆呆地张望，——它多么好，多么快活，颧骨多高，肥沃的土层在犁头上兴致多好，草原在四月的转换期多么静谧……而天空，天空——你的布奥纳罗齐！（这里指天空云彩的轮廓与米开朗基罗·布奥纳罗齐的不朽的浮雕相类似。）1935.4把蜻蜓给丘特切夫，——（俄国诗人，1803 - 1873，抒情风景诗的大师。）你能猜到是什么原因！把玫瑰花给维涅维金诺夫，（俄国诗人，1805 - 1827，以浪漫主义的哲理诗闻名，这里暗指其《三朵玫瑰》一诗。）而宝石戒指——给谁也不行！巴拉登斯基有鞋后跟（俄国诗人，1800 - 1844，以心理描写著称。）激怒着许多世纪的骨灰。他那儿从来没有彩云，以及诸如此类有点缀。还有折磨我们的莱蒙托夫（俄国诗人，1814 - 1841，富有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他的诗歌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影响很大。）他随心所欲地超越了我们，而费特的铅笔又黑又粗，（俄国诗人，1820 - 1892，善于捕捉瞬息间的情感变化。）它还老是要生气喘病。1932.5 - 6月是的，我躺在地上，双唇微微发颤，而我说的话，每个学生都会牢记：在红场上地球比哪儿都圆，它那自觉自愿的斜面也变得坚硬，在红场上比哪儿都圆啊，地球，它的斜面宽阔得令你吃惊，向后一仰——便倒向稻麦田头，当地球上还存在最后一个奴隶。1935.5我现在面对严寒，毫无畏惧，——它——无所不在，我——无法脱身，一片雪原，这呼吸着的奇迹，平整、波状，却不带一丝儿皱纹。太阳眯起眼睛，上过浆似的贫乏、生硬，它的一对眯缝眼安详而令人快慰，意味深长的树林——几乎还是那个树林……而雪地喳喳响，像白净的庄稼，纯洁无罪。1937.1.16我在天堂迷了路——我该怎么办？这位靠近天堂的人，我请教你！但丁的九只大力士手中的圆盘（指《神曲》中地狱的九层。据阿赫马托娃说，曼德尔斯塔姆能用意大利语背诵《神曲》。第2节末句与此有关。）叮当作响对你们更是轻而易举，请别把我和生活掰开，——它往往梦中杀人，又马上来把你抚爱，只为使你的耳朵，眼睛，甚至眼眶，都感受到一种佛罗伦萨的悲哀。请别给我的额头上，请别这样扣上一顶让我非常舒服的桂冠，最好还是，请你来把我的心房撕成一堆发出蓝色声响的碎片！当我鞠躬尽瘁，与世永远别离，——我活着时曾经和一切人友好，——我要用我胸膛中所有的元气把天堂的回声传播得更远更高！1937.3.19我在天堂迷了路——我该怎么办？（本诗与上一首写于同一天，互为补充。）这位靠近天堂的人，我请教你！但丁的九只大力士手中的圆盘，叮当作响，变蓝，变黑，窒息，对你们来说更加显得容易……假如我不是个过时的、无用的老朽，你，这位高高在我之上的先生，假如你有权给我的杯中注酒，请求你让我敢于开怀畅饮，祝福那飞旋的高塔长寿，——祝福那搏斗着的任性的碧空。鸽子窝、棕鸟笼，一片黑沉沉，最蓝最蓝的阴影的模式，解冻的冰，上乘的冰，春天的冰，朵朵白云——充满魅力的战士——注意！乌云正在被加以扼制！1937.3.19噢，我多么希望，不曾有人知情，追随逝去的光，飞向无我之境

！请你照个圆形——唯此才有好运，请你教会星星世间何谓光明。我要对你述说，我悄悄说的话，向光悄悄拜托，求它把你收下。1937.3.27

5、关于译者，百度到一篇很煞笔的访谈（不提也罢）。简单谈点看法。译序已说得很明白：5年，500余首。也就是三天拿下一首的功夫。断然不会每天都投入工作的。也就是说时间比摆上来的更紧。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翻译，相信对由此生产的诗歌译作也不会有更多的信心与深入解读。况且我们面对的还是曼德尔斯坦姆。这个本身就很晦涩的主儿。这个文本是根据俄文来的。刚好黄灿然也出了个由英语转译的本子。我只放一首来简单比较一下——至于其他绝大多数诗歌，其情形很相似，就不一一列举了：汪译：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给脚掌以强力大地的支撑，您如何做到这一点？蠕动的嘴唇出色的算计——您不能剥夺。1935.5黄译：剥夺了我的剥夺了我的四海，我的远走和高飞，只允许我踟蹰在暴烈的大地上，你得到什么？一个辉煌的结果：你不能停止我双唇翕动。1935可以说是高下立判的文字境界。第一个译本的“飞散”流露的是一种与人本身重量极不相符的一种质地。给脚掌以……支撑，这种句式太煞笔了吧？没有任何意义的倒装，而接下来的问答也莫名其妙，算计这样的贬义词的出现也没有任何来头，打乱了本已稀罕的情感线索。而黄的翻译的好处，相信看官自有分寸。就不一一举例了。笔者向来对翻译的要求即是穆旦所言：大胆与忠实。此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点：它必须是一首好的诗歌。当“忠实”原则与之抵触的时候，可以创造性地在意境上去追求一种神似。因此即使在这里，汪大可以说他更忠实地“记录”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文字表达，然而笔者也可以举出上百种理由来证明这类翻译完完全全是失败的。事实上这还进一步伤害了许多诗歌爱好者对于一个伟大诗人的积极性。这很不好。

章节试读

1、《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136页

我曾经幼稚地与这个强权世界保持联系，
我害怕牡蛎，皱起眉头瞧着那些近卫军士兵——
不论我怎样按照他人的方式折磨自己，
我的灵魂跟他没有一丁点儿关系。

<

<

我从未站在银行的埃及柱廊下，
妄自尊大，脸色阴沉，戴着海狸皮法冠；
茨冈女从来不曾、不曾在柠檬涅瓦河上，
伴随着百元大钞的哗啦声，为我跳舞。

<

<

觉察到未来的绞刑，我躲开暴乱事件的咆哮，
逃往黑海，寻求涅瑞伊得斯的庇护，
从当时的美人，从那些温柔的欧洲女郎，
我接纳了多少窘迫、多少揪心和多少苦恼！

<

<

为什么至今这座城市依然按照
古老的法则来满足我的思想和情感？
由于火灾与寒冷，它变得更加放肆，
自恋，可咒，空虚，显得年轻。

<

<

莫非因为这个，在孩子的图画上，
我见过披散着褐色长发的葛黛娃夫人，
我在自己的内心还低声念叨：
葛黛娃夫人，再见！我将忘掉，葛黛娃……

2、《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105页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与你的瞳孔直面相对，
并且用自己的鲜血粘起
两个一百年的脊椎？
血液混凝土哗哗直流，
淌过世间万物的咽喉，
在新生岁月的大门口，
寄生虫只能不住地颤抖。

凡有生命存在的处所，
必将耸立起一根脊梁，
那肉眼不见的脊骨，
鼓荡起伏不定的波浪。

大地上年轻的世纪
恰似婴儿脆弱的骨骼，
生命的穹顶如同小羊羔，
又一次被推上祭坛。

为了让世纪解除桎梏，
为了开创新的世界，
需要一根长笛来连接
虬筋盘结的岁月之关节。
这是世纪以人的忧伤
掀动起一个波浪，
毒蛇在草丛中隐藏，
呼吸着世纪金色的韵律。

花苞正在膨胀，绽放新蕾，
让绿意迸发，迅速蔓延，
而你的脊骨却被击碎，
我的世纪美丽而凄惨！
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
你虚弱而残忍，向后张望，
恰似曾经柔顺的野兽，
不时地回顾自己的蹄印。

血液混凝土哗哗直泻，
淌过世间万物的咽喉，
像性急的鱼儿跃起，
粘接海洋温暖的软骨头。
自潮湿的蔚蓝冰岩，
透过高空捕鸟的网扣，
冷漠不停地流淌、流淌，
流向你致命的伤口。

（1922年）

3、《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16页

或许，你并不需要我，
夜，从宇宙的深渊，
像一只掏空珍珠的贝壳，
我被你抛上你的海岸。

你冷漠地使波浪溅起飞沫，
固执地唱自己的歌儿；

可是，你却爱恋、高估
无用贝壳许诺的谎言。

你和它并排躺在沙滩上，
穿上自己华丽的衣裙，
你把水浪洪钟般的巨响
与它连在一起，密不可分。

送脆的墙壁合拢的贝壳，
恰似一间无人居住的心房，
你让它充满泡沫的呢喃，
充满迷雾、轻风和细雨……

4、《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50页

马群嘶鸣着欢快奔跑

马群嘶鸣着欢快奔跑，
山谷染上了罗马的铁锈色；
时间透明的急流带走
古典的春天干燥的金子。

秋天，我走在荒芜的小路上，
小路铺满了橡树的叶子，
我想起了凯撒英俊的面容，
女性的轮廓，阴鸷的鹰钩鼻！

这里，远离神庙和广场，
安静的自然正在凋零，
我听见奥古斯都，在大地边缘
岁月滚动如巨大的苹果。

当我年迈，我的悲伤依然明亮：
我在罗马诞生，它已回归我身旁；
仁慈的秋天曾是我的母狼，
而——凯撒的月份——八月向我微笑。

5、《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5页

在淡蓝色的珧琅上

在淡蓝色的珧琅上
四月，多么不可思议，
白桦树枝向上升
悄悄伸入黄昏。

花纹精致而细腻，

小树枝儿凝结着冰霜，
如同在瓷盘上精确地
绘制出一幅素描画，

当亲爱的画家把它
引上玻璃的苍穹，
意识到转瞬即逝的力，
忘却可悲的死。

6、《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笔记-第188页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
你将丢掉我，或者错过我，
你将失去我，或者归还我，
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

《曼杰什坦姆诗全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